

311089

1127

中國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文心雕龍



卷三、四、五
附書於四、五

大華圖書供應社發行

黃序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祕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繚綸歲數，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弗詳，則創蘇錢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兔之筌蹄，而又況於瑣瑣箋釋乎哉？時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文
心
顯
龍
背
序

南史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

碑誌，必請魏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

新式
優點
文心雕龍目錄

原道	一
徵聖	三
宗經	六
正緯	九
辨騷	一二
明詩	一六
樂府	二一
詮賦	二六
頌讚	三〇
祝盟	三三
銘箴	三七
誄碑	四一

哀弔	四四
雜文	四七
諧隱	五一
史傳	五五
諸子	六一
論說	六七
詔策	七二
檄移	七五
封禪	八〇
章表	八三
奏啓	八六
議對	九一

書記……………九五

神思……………一〇二

體性……………一〇五

風骨……………一〇七

通變……………一〇九

定勢……………一一一

情采……………一一四

鎔裁……………一一六

聲律……………一一八

章句……………一二〇

麗辭……………一二三

比興……………一二五

夸飾……………一二七

事類……………一三〇

練字……………一三三

隱秀……………一三七

指瑕……………一三九

養氣……………一四二

附會……………一四四

總術……………一四七

時序……………一四九

物色……………一五八

才略……………一六〇

知音……………一六六

程器……………一六九

序志……………一七三

新式
標點

文心雕龍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鐺。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謹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

炎暉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實，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耀，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副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鏘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士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赫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儆。

註

一 (玄黃) (易)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二 (方圓) (大戴禮記)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三 (日月疊) (易) 地勢

圖：垂德之聖，日月若耀。四（炳論）（鳥）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君子的變，其文辭也。五（應續書其始）（鳥）聖辭也。包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盡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六（仲尼與其終）（鳥）運美驗。孔子作上乘，下乘，上象，下象，上聚，下聚，文官，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策。七（河圖）（鳥）正義。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以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八（洛書）（周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一（注）（鳥）河出閩，洋出書，滄人則之，漑治水功成，洛獻晶瑞。九（玉璽）（王子年拾遺記）帝曠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璽，方尺，圓天地之形。一〇【丹文核補】（宋書志序）魏河朔地，魏文木字之書，言之詳矣。一一（鳥結）（許氏說文序）黃帝之史，黃龍見於鳳鳥，歸而之，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一二代補（見微摩驚）象其訂。一三三墳，考久亡。（元吳萊三墳辨）三墳者，近世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乾坤」。無卦又有卦象，文辭而義隨，與鳥言太上所掌焉。一四（元首被歌）見中何籍。一五（陳漢）書有靈程請。一六九序惟歌，書大夏，漢篇文。一七（韻釋）（于究論衡）韻釋者，文韻釋。一八（文王魚變）（鳥傳）夏商之末，鳥道中微，文子拘於羑里，係以孝辭，鳥道復。一九（保命）（蘇香臣）（杜預左傳注）辭下兆辭也。（總文考）結語。辭夏后作，歸離辭，辭卜辭也。二〇（訓釋釋頌）頌（韻會）多官切，豎飭實。（齊）制公房庚二年，乃為時以貽王，名之曰成，王亦未敢謂公。（國語）周公之為頌，曰思又后，穆克配彼天。二一（祭漢）（規子注）（吾未見好知漢其德，若梓漢其德者。三）（鑄鈞）（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錘，唯治者之所鑄。弗節古曰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鑄謂鈞器之模範也。二二（千里應）（鳥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二四（席珍）（禮記）席有席上之珍以待聘。二五（風條）（史記）伏羲氏以風為姓。二六（支聖）（晚因典引）縣象器而復文，聖自教而書章，故先命支聖，使綴學立制。（注）支聖，孔子也。二七（素王）（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文曰「水精之子，繼衰而為素王」。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襄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聖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縛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

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註

一〔文辭爲功〕（左傳）鄭于鹿賦捷於晉，晉人問陳之歸，于鹿對之。仲尼曰：「惠有之，言以是志，文以足言，言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二〔多文學禮〕（左傳）宋人享於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注）舉，謂祀錄之也。三〔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篇文。四〔玉牒〕（左思文選）玉牒石紀。（注）玉牒石紀，皆與策類也。五〔金科〕（漢書禮志）金科玉牒。（注）謂法令也。白金玉，佞辭也。六〔黷神〕（易）惟黷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七〔憂貶〕（杜預春秋序）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八〔喪服舉輕包重〕如舉過不祭，則重於禴之服，其小祭，不可知。舉小功不稅，則重於小功者，其稅可知。皆辭約而義該也。九〔郊特〕（前傳）周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酢，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成，謂之國風。十〔備行〕（禮記備行篇）宣公問曰：「政何備行？」孔子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審數之，乃習更僕未可終也。」十一〔象夫〕（禮記象夫）上古禮備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善，百官以治，萬民以康，盡取體夫。十二〔象類〕（易）象，類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聖明以類乎正，乃化成天下。漢安世曰：日月麗乎天而燭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處文，故雖爲文，又爲明。十三〔四象〕（周易）易有象，所以象也。（象于木）四象，加陰陽老少。十四〔五例〕（禮記）

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怨悱而動善。一五（子政）（漢書）劉向字子政。一六（穆衷）（漢書）匡衡字稚遠，成帝即位，上疏勸經學。一七（顏闔）（子政）竇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貴，圖其有也乎？」曰：「仲尼方且將羽而翮，從事華駘，夫何足以上哉？」

宗經第三

三極彙訓，其書言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中以九邱，歲歷縣變，條流紛綵。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旣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香，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

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罔哲人之躡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搗風裁興，藻辭誦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劄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

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遠矣。尙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賚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勳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

羣言之祖

註

一(三極)(易)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孔穎達疏)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尚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曾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曾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邱，築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三(紛綽)(楚辭九辯)惟其紛綽而舒落乎。(注)紛綽，衆也。四(十翼)見於道篇。五(七觀)(尚書大傳)六觀可以觀義，五臨可以觀仁，四審可以觀禮，三比可以觀度，兩面可以觀事，至是，可以觀治，幾典可以觀美。六(四始)(洪注)陽時有風之始，鹿鳴亦小雅之始，文王者，大雅之始，湯武者，頌之始。七(緯)(歷代)大明在亥，水始也。木始也。亥在巳，火始也。坤胎在中，金始也。七(五經)見於道篇。八(五例)見於道篇。九(養正)(易)蒙以養正，聖功也。一〇(萬鈞)(西京賦)洪鈞萬鈞。(注)三十斤曰鈞。一一(辨辭)(劉晏子傳)據中鈞錄。(說文)曰鈞，錄，金聲也。鈞之鈞錄，言微有利也。一二(入神致用)(見)婦義入神以致用也。一三(旨遠辭文)(中事釋)(見)繫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一四(象編)(漢書)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故為之傳。一五(履薄)(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懸繩下。一六(辨雅)(辨雅序)辨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特人之典禮，總絕代之辭辭，辨同實而異號者也。曹公一篇，周公所作，穆公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亦孫述所益，樂文所補。一七(子夏獻書)(尚書大傳)子夏讀於魯，見於夫子。夫子問焉，一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皦皦若參辰之錯行，上有象與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兩所愛於夫子，忠之於心，弗敢取也。」一八(尚論)(尚書序)主文而譎諷，言之者無聲，聞之者足以戒。一九(五石六龜)(春秋)魯公十六年正月，隕石於宋，六龜俱飛於宋都。(公羊傳)易為先言項而後言石，項石起聞，聞其諱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長乃先言六而後言龜，項飛相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龜，徐而察之則項飛。二〇(雉門兩觀)(春秋)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也。然則易為不責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雉門為後言之，不以雉及大

經足訓矣，緯何豫焉？

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烏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綵其雕蔚。

註

一、緯：（後漢書）緯候之部，緯七緯也。然尚書中候也。二、靈寶：（高唐州如剡縣文）紛綸靈寶。（注）言衆多也。

三八十一篇) (隋書卷之六) 河圖九篇 洛書六篇 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 又三十篇 云九經之所增演 又七經緯三十六篇 云孔子所作 合爲八十一篇 (四) 綠圖 (河圖疑名補) 黃帝至於翠嶺之川 鱷魚折頸而至 幽葉茶文 以授黃帝 名曰「綠圖」 (五) 丹書 (尚書帝命驗) 季秋之月 甲子 赤爵銜「丹書」 止於郊 集於昌戶 其書曰「敬謹念者 吉 怠謬敬者 滅」 (大戴禮) 武王召尚父 問曰「黃帝頌頌之說存乎」 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問之 則齊矣」 (六) 圖錄 (後漢方術傳) 光武尤何圖目 士之於應時宜者 皆曉勝穿 舉爭談之也 故王梁孫成 名應圖錄 越登槐典之任 鄭以賈逵以附屬 顯祖譚尹 故以詐作淪敗 又 (七) 東序 (尚書帝命) 河圖在東序 (八) 符命 (指符命) 爰清靜 符命 (九) 黃日 (十) 東序 (十一) 序美美 (晉書魏志) 漢末 郎中郎馬集 圖緯 占爲五十卷 謂之「春秋災異」 宋均魏玄 亦爲圖緯之體 然其文辭淺俗 顯則件謬 不煩聖人之旨 (十二) 鳥鳴似詩 (左傳) 鳥鳴於郊 如曰嘒嘒 甲午 宋大異 亦伯姬 平 (十三) 龜成字 (成書) 明帝時 北林柳樹 斷 一旬 起立 生枝葉 有龜食葉 成文字 曰「公孫病已立」 宣帝本名 病已 蓋帝將行 大位之徵 (十四) 起歲年 (書洪範疏) 緯候之書 不知誰作 通人討厥 謂起哀平 (十五) 說寶 (班固典引) 即東序之說 寶 以流其內 (十六) 光武 (東觀漢記) 光武避正殿 讀寶 坐席下 淺露中風 苦欬也 (十七) 風化所應 (陰符經疏) 光武以圖緯與道 言於世 謂東平 查正近經 章句 皆命從嚴 俗謂讀時 益爲其學 篇卷第目 轉相習 廣百五經者 皆尊嚴爲說 (十八) 沛菽 (後漢書) 注 謂沛菽 好輕者 善說京氏 易 李經 陰陽 傳及圖 緯 作五經 謂時 說之曰「沛王通論」 (十九) 曹爽 (後漢書) 曹爽受命 次序 禮事 依 依 依 經 以五經 圖緯 之文 繼 繼 天子 至於 庶人 冠婚 吉凶 終始 制度 以爲 百五十篇 (二十) 桓譚 (後漢書) 帝方 信 圖 緯 多以 決定 嫌疑 桓譚 上 疏 曰「觀 先王之 紀 述 咸以 仁義 正道 爲本 非有 奇怪 虛誕 之事」 (二十一) 尹敏 (後漢書) 帝命 尹敏 校 圖 緯 敏 對 曰「圖 書 非 聖 人 所 作 其中 多 近 鄙 別 字 頗 類 世俗 之 辭 恐 疑 誤 後 生」 (二十二) 張衡 (後漢書) 自 中 興 以後 儒 者 爭 學 圖 緯 張 衡 上 疏 曰「立 言 於 前 有 徵 於 後 謂 之 圖 書 自 漢 取 秦 莫 或 稱 圖 若 反 侯 賈 陸 孟 之 徒 以 道 術 立 名 其所 述 者 雖

讀一宵，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隨定九流，亦無蕭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殆必蕭錄之徒，以要世取資，宜收蕭錄，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章無殺玷矣。一 二二「荀悅」(後漢書)：荀悅作中經，俗號曰：一稱世緯，書仲尼所作，臣叔父與仲之，蓋發其簡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一 二四「山濤」(顧延之曲水勅序)：晉祿昭應，山濤效靈。一 二五「鍾律」(漢書文志)：有鍾律與聲，鍾律造於日苑，鍾律消息。一 二六「白魚赤鳥」(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人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濟，有火自上而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鳴。一 二七「黃金」(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一 二八「紫玉」(荀悅)：王者不識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一 二九「未許以播」(荀悅神緯書爲說)：或曰：播之，一曰：一仲尼之作明者，有取焉，則可，長且短。一 三〇「帝堯」(荀悅)：帝堯德政，榮光出河，休氣四空。一 三一「出洛」(荀悅)：帝堯德之靈，於水先出，九日乃乾。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一提耳，一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騷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

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

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蔡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絨女，詭異之辭也。康叔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上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一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一指以爲樂，一娛酒不廢，沉湎日夜，一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恣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

離居則愉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欸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鑿溢鏘毫

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

註

- (一) 離騷：(屈原列傳) 原名平楚之一枝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 (二) 野馬：(莊園典引) 甘霖暫帶於豐草，三足軒於茂樹。(注) 軒，蓋飛貌。 (左傳) 惟楚有材，於斯為茂。
- (三) 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武帝使為編書。且受爵，日食時上。
- (四) 練：(淮南子) 練，飲而不食，三日而足。
- (五) 浮：(淮南子) 引淫遊以快田令，又好射夫封狐。浮，身被服強固兮，縱欲而不忍。(注) 浮，有弱之君，夏時諸侯也。
- (六) 浮：(淮南子) 引淫遊以快田令，又好射夫封狐。浮，身被服強固兮，縱欲而不忍。(注) 浮，有弱之君，夏時諸侯也。
- (七) 二：(淮南子) 引淫遊以快田令，又好射夫封狐。浮，身被服強固兮，縱欲而不忍。(注) 浮，有弱之君，夏時諸侯也。
- (八) 離騷：(屈原列傳) 屈原名平，字原，楚之懷王左徒也。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 (九) 王：(王逸) 後漢書：王逸字叔師，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 (十) 離騷：(屈原列傳) 屈原名平，字原，楚之懷王左徒也。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 (十一) 離騷：(屈原列傳) 屈原名平，字原，楚之懷王左徒也。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 (十二) 離騷：(屈原列傳) 屈原名平，字原，楚之懷王左徒也。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 (十三) 離騷：(屈原列傳) 屈原名平，字原，楚之懷王左徒也。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 (十四) 離騷：(屈原列傳) 屈原名平，字原，楚之懷王左徒也。上官大夫諷之，王怒而疏屈原。故靈修馳騁，馳騁者，猶馳愛也。

〔稱湯武〕(離騷) 湯禹而威敬兮，周論道而英華。 一五(說梁紉)(楚辭) 何梁紉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窮步。 一六(北

龍) 涉江) 駕青虬兮馳白蛟。(注) 虬，龍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可信任也。 一七(雲龍)(離騷)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候矯而來銜。(注) 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陰氣，以喻佞。 一八(掩涕)(離騷) 長太息以掩涕兮， 一九(君門)(九

變) 豈不覽爾而悲君兮，行之以九疇。(注) 關西門閉，道路塞也。 二〇(雲龍)(離騷)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注) 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已德如雲雨，而潤萬物也。 三一(豐隆求宍妃)(離騷)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宍妃之所在。(注)

豐隆，雲神，一曰雷師，是如神女也，以喻唐十。 三二(鳩鳥媒媵女)(離騷) 望崦嵫之遲暮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鳥

乘以不好。(注) 有媒，國名，謂帝堯之妃，禹母，而於布，配梁唐，生賢子，以喻賢也。然，遲日也，羽有壽可殺，人以喻遠。言我

為媒以求帥，其性遠，遠帥皆我言不好也。 三三(廉阿傾地)(天問) 廉阿，楚地，何故以東南傾。(注) 東南，其工名，怒轉

不周山，地柱折，故傾。 三四(夷羿薄日)(天問) 夷羿，羿名，射日。(注) 淮南子：羿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

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故文曰射也。 三五(木夫九首)(招魂)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杵。(注) 有丈夫一身九頭，強

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杵也。 三六(土伯三目)(招魂) 土伯九約，其角鬻鬻，龜目虎首，其身若牛。(注) 土伯，后土

之侯伯也，其貌如虎而有三日，身又肥大，狀如牛也。 三七(彭咸)(離騷) 願依彭咸之遺則。(注)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

投水而死，則法也。 三八(子胥)(招魂)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三九(士女維巢亂而不分)(招魂) 言意

意調，亂而不分別也。 四〇(醜澗不廢沈汜)(招魂) 言晝夜以酒相樂也。 四一(傅捷)(招魂) 言于國

道石處，毛公，藏於傅捷。 四二(九章)(王逸曰) 屈原放於江南之野，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行己所陳忠信之道，其著明也。 四三

(九歌) 王逸曰：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屈原因此作九歌之曲，託以諷諫。 四四(九辯) 王逸曰：宋玉

屈原弟子，閔惜其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四五(遊蓬) 王逸曰：蓬，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遂欲

妙思，託龍仙人，俱游散。 四六(天問) 王逸曰：天問，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轉歷陳楚，見楚有先王之廟

及公廟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聖怪物行事，以書其辭，呵而問之，以陳憤懣，舒寫愁思。 四七(招魂) 王逸曰：宋玉憐屈原

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三六（大招）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逐，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又曰：招魂，卜者淮南小山之徒，聞傷屈原，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異無。故作招魂，士之厥以章其志也。三九（卜居）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逐，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四〇（漁父）王逸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漁父避世，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四一（九辯）王逸曰：九辯者，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讀屈原之文，追而歷之，故作九辯，以裨其詞，遂列於篇。與字子淵。四二（枚賈馬揚）（漢藝文志）：楚臣屈原離譴憂國，作賦以諷，有懷離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幾為侈麗闕街之辭，沒其幽詭之義。又（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漣湘水，乃賦以弔屈原。四三（之儀）（左傳）：願乞葬於戚氏。四四（長相）（漢書）：司馬相如了長相。四五（製賦）（左傳）：君若苟無四方之感，則願假龍以請於諸侯。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

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飄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衡。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枘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

灑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朱叔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儼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緝，萬代永耽。

註

一（葛天氏樂詞玄鳥在曲）（古詩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逐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述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二（景雲門）（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三）黃帝命大容作鹽門大容樂。三（大唐之歌）（尚書大傳）維五紀，美經石，論人壽，及乃鳥獸，咸變於前。秋葉黃老而容其子，乃

勃然謂樂於大難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謝然乃作大車之歌。一作大車。《漢書志》：樂作大車。《南風》（前部）：樂作五鼓之琴，淮南之詩。其詩曰：「南風之飄兮，可以解吾民之愷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七（顧美）（孝經）：顧其美，後故其美。八（四時）（月令）：九（六義）（毛詩序）：前有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〇（王澤珍瑞）（班固賦）：王澤竭而詩不作。一一（觀志）（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趙孟之曰：「七子從君，以隨也，請將賦以卒君賦，亦以觀七子之志。」一二（喪祭）（左傳）：詩以言志，志深其上，公孫之以爲齊樂，其久乎？一三（身文）（左傳）：言身之文也。一四（仙詩）（史記）：身好息使博七，仙真人詩，令樂人弦歌之。

一五（晉孟）（漢書）：樂孟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刺。一六（柏樹）（任昉）：春秋：一七（晉詩）：漢劉向柏樹賦。一七（助德）（助會稽）：助會稽人，則夫子子也。一八（夫子）：夫子，則思也。《論衡》：前夫子見二十四篇。

《注》：名思，人常傳思，思前十一篇。《注》：思，思也。或言許夫子子，或言按宋子莊助兄弟也。《助德》三十五篇。一八（馬）：馬相如見。一九（武帝品錄）（漢書文志）：武帝留學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陳其篇目，據其持意，錄而奏之。歌詩二十八篇，三百一十四篇。二〇（五百）（新修品錄）：及歌曰：「警陶乎余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魏詩體未全，於是五百之蓋稱也。漢李陵始著五百之句矣。二一（季陵）（詩品）：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慷慨，有之流。陳名宗子，有殊才，生命不許，擊額身喪，使險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二二（健行）（詩品）：漢健行班婕妤詩，其源出於李陵，博學短詩，辭旨清遠，怨深文綺，得匹時之致。備一節，可以知其工矣。二三（行勝）（雜詩）：雀班角云云，四句皆五百。二四（眼操）（國朝）：謝靈運於靈施，欲求申生而難，克優，乃飲里克酒中，飲優起舞曰：「眼操之吾吾，不知烏鳥，人皆集於楚，已痛樂於結。」二五（邪徑）

《漢書行志》：帝詩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讓口善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始爲人所憐，今爲人所憐。」二六（叔叔）：古詩十九首。《文選注》：蓋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然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辭兼中，都共遺是樂明矣。《沙陵子書新詩》：青河河草，北有青樓，漢江笑答庭中，前地道，奉牛晨東，地且長，月何如，依七首是樂作，樂字叔。二七（孤竹）（詩品）：傅毅字武仲，孤竹一篇，由十九首內再孤竹篇也。二八（張）（樂書）：辭曰：「發爲秋，續彼

勃然謂樂於大難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謝然乃作大車之歌。一作大車。《漢書志》：樂作大車。《南風》（前部）：樂作五鼓之琴，淮南之詩。其詩曰：「南風之飄兮，可以解吾民之愷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聲：無運之典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哲，垂範後昆。四六（山水）精麗調機，如濛濛遊覽，諸作也。四七（茂先）（晉書）亞華字茂先。四八（景陽）（詩品）晉張協詩，雄於潘岳，躍於太冲，風流調遠，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華靡，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爽麗不倦。四九（于建仲宣）（詩品）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激憤之詞，文秀而質，在曹氏間別構一體，方雄思不足，比魏文有餘。五〇（太冲公幹）（詩品）左思詩，源其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風雅之致，雖野於詩體，而深於潘岳。兩園樂常，曹方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歸此。五一（三六雜言）（文章緣起）三言時，晉夏侯湛所作。六言詩，漢谷永作。五二（出自雜什）（學東文章流別）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體。三言者，「振振鷖，鷖子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揭彼注茲」之屬是也。五三（雜合）（文章緣起）孔融作四言雜合詩。五四（隱微）孔子作塚，及春秋河洛成，皆備於天，有赤虹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刻文云：「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幹北，字承子，天下」。合卯金刀爲「劉」，承子爲「季」也。五五（同文所無）道原爲船，道原未詳，甚詳引賀道慶。然道慶因言同文之前，已有證據。同詩，不可謂之始矣。一唐「后漢或隱序」前秦符堅時，扶風賈滔妻蘇氏，名燕字若蘭，避鍾離陽，絕蘇氏音問。蘇氏因織錦爲迴文，五彩相宣，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又（辭體詩序）晉傅咸有迴文反覆詩二首，反視其文，只示憂心展轉也。是又在寶妻前。五六（雜句）見「柏梁」注。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土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

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官被律。志感絲篴，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天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

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

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長云：軒作。伎（疑作軒）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註

一（鈞天九奏）（史記）趙簡子疾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周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二（寫天八閭）見明詩歸。
三（威英）（樂律）黃帝樂曰威，帝樂曰威英。
四（鑄山）（呂氏春秋）周行功，以鑄山之
女，禹未之遇，而遊者南土，女令妾得遇於鑄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實始作爲南音。」
五（石磬）（呂氏春秋）有磬氏有二
使女，爲之九成之章，飲食必以鼓，帝令舞往觀之，囑若監臨。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篲，少還，發而觀之，蕭遠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

作歌一語曰：「蕩蕩往來。」實始作爲北音。六夏甲（呂氏春秋）：「身居氏孔甲田于東陽，山天大風，百孔甲迷，惑入于民窟。主人方乳，或曰：『之子是必有殃。』」后曰：「以爲余子，孰執殃之？」子長成人，暴動折埋，弄斬其足。孔甲曰：「嗚呼！有殃，命棄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中音。七殷賦（呂氏春秋）：「周範王親將征荆，幸餘靡爲王右。王按於河中，幸餘靡極王北，謂公乃侯之於西晉。殷登甲徙宅開河，適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八師曠（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欲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九季札（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一〇（注）：「（呂氏春秋）流辟之說，成漢濫之音信，而民之亂。」一一九感（漢書樂志）：「周特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則官其務。朝夕營業，以教國子，皆學歌九律，六詩，皆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命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胥子。』」一二（七始）（禮樂志）：「七始，樂始，難倡和聲。」一三（七始）（禮樂志）：「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樂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一四（禮樂志）：「黃鍾，林鍾，太簇，爲天地人之始，姑洗，紕蕤，南呂，應鍾，爲四時之始。」一五（八風）（易緯）：「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左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隨其制而敘其情。」一六（兩音）（樂記）：「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審音乎？』」文侯曰：「教聞樂，實何從出也？」一七（制子夏）：「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命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一八（制氏）（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絃索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一九（叔孫通）（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絃索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二〇（叔孫通）（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絃索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二一（四時）（禮樂志）：「四時，樂所由生也。」二二（始立樂府）（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雜代李董之體。」二三（孝惠二年）（漢書）：「孝惠二年，夏侯嬰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於武帝。」二四（延年）（漢書）：「延年，爲新聲樂上。」二五（相如等）（漢書）：「相如等作詩頌，延年編承意，該歌所造詩，爲之新聲，即女弟李夫人，產昌邑王，緣是實爲協律都尉。」二六（桂華）（新聲志）：「安世樂房中歌十七章，其七曰：『桂華。』」二七（赤鳳）（禮樂志）：「郊祀歌，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海東，漢亦爲作。」二八（河間獻王）（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聚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然不常御。」

常御及郊廟，皆非雜聲。二四〔沃盥〕（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西注水中，歌曲曰：「太一貫兮天馬下。」後魏大宛得千里馬，歌曰：「天馬來兮從四極。」沃盥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二五〔詩鼓鹿鳴〕（王粲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

歌廣，聞王褒有俊才，請與偕往。使與作中和樂，臨宣布時，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二六〔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觀樂尤甚。黃門名倡，內學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二七〔三韻〕（續漢書）魏武帝建明帝時，曹古直，其有悲涼之句，韻不知不，亦稱三韻。二八〔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寒，行北太上，山云云，通

篇寫初人之苦。文王繼世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時謂成爲編皮，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四作，孟康謂作，則又或武備宮，志不出於淫蕩之說也。二九〔三韻〕（晉樂志）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韻歌辭之類也是。又（唐樂志）曰：「平淡清調，悠調，皆則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三〇〔傳文〕（晉樂志）「奉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樂，窮毀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三一〔張華〕（晉樂志）使郭見宋義等造正德大舞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三二〔庭萬〕（詩經風蘭兮兮，公庭萬舞。《公羊傳》萬者何？十舞也。何休注）平，庭萬也，能爲人打鼓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三三〔杜夔〕（晉樂志）魏武平荆州，遂漢樓樂，即河南杜夔，能傳古法，以爲軍謀，登酒，使制定雅樂。三四〔荀勗阮咸〕（晉樂志）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較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最又作新律，自謂宮商克證。然論者猶謂是「暗解」。一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說，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意成韻之不調，以爲異己，因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則時玉尺，並其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尺。於此，伏咸之妙，徵舞。三五〔好樂無荒〕（詩唐風蟋蟀）三六〔晉風〕（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注：晉木唐風。三十七〔伊其相謂〕（詩豳風采芣芣）

六〔豔歌〕（雜府）古豔歌，古辭「日新聲」。元〔欠伸魚肥〕（鮑照謝見原賦）大喜碎乳，小願所願，魚博雜觀，且懷且暢。

七〔拾得雀籠〕（許子）雲將東遊，過扶柁之枝，而遙望鴻鵠，鴻鵠方將粉粉雀籠而遊。四二〔飲大風〕（史記）高帝還鄉，過

常御及郊廟，皆非雜聲。二四〔沃盥〕（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西注水中，歌曲曰：「太一貫兮天馬下。」後魏大宛得千里馬，歌曰：「天馬來兮從四極。」沃盥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二五〔詩鼓鹿鳴〕（王粲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

歌廣，聞王褒有俊才，請與偕往。使與作中和樂，臨宣布時，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二六〔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觀樂尤甚。黃門名倡，內學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二七〔三韻〕（續漢書）魏武帝建明帝時，曹古直，其有悲涼之句，韻不知不，亦稱三韻。二八〔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寒，行北太上，山云云，通

篇寫初人之苦。文王繼世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時謂成爲編皮，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四作，孟康謂作，則又或武備宮，志不出於淫蕩之說也。二九〔三韻〕（晉樂志）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韻歌辭之類也是。又（唐樂志）曰：「平淡清調，悠調，皆則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三〇〔傳文〕（晉樂志）「奉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樂，窮毀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三一〔張華〕（晉樂志）使郭見宋義等造正德大舞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三二〔庭萬〕（詩經風蘭兮兮，公庭萬舞。《公羊傳》萬者何？十舞也。何休注）平，庭萬也，能爲人打鼓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三三〔杜夔〕（晉樂志）魏武平荆州，遂漢樓樂，即河南杜夔，能傳古法，以爲軍謀，登酒，使制定雅樂。三四〔荀勗阮咸〕（晉樂志）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較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最又作新律，自謂宮商克證。然論者猶謂是「暗解」。一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說，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意成韻之不調，以爲異己，因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則時玉尺，並其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尺。於此，伏咸之妙，徵舞。三五〔好樂無荒〕（詩唐風蟋蟀）三六〔晉風〕（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注：晉木唐風。三十七〔伊其相謂〕（詩豳風采芣芣）

六〔豔歌〕（雜府）古豔歌，古辭「日新聲」。元〔欠伸魚肥〕（鮑照謝見原賦）大喜碎乳，小願所願，魚博雜觀，且懷且暢。

七〔拾得雀籠〕（許子）雲將東遊，過扶柁之枝，而遙望鴻鵠，鴻鵠方將粉粉雀籠而遊。四二〔飲大風〕（史記）高帝還鄉，過

常御及郊廟，皆非雜聲。二四〔沃盥〕（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西注水中，歌曲曰：「太一貫兮天馬下。」後魏大宛得千里馬，歌曰：「天馬來兮從四極。」沃盥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二五〔詩鼓鹿鳴〕（王粲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

歌廣，聞王褒有俊才，請與偕往。使與作中和樂，臨宣布時，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二六〔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觀樂尤甚。黃門名倡，內學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二七〔三韻〕（續漢書）魏武帝建明帝時，曹古直，其有悲涼之句，韻不知不，亦稱三韻。二八〔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寒，行北太上，山云云，通

篇寫初人之苦。文王繼世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時謂成爲編皮，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四作，孟康謂作，則又或武備宮，志不出於淫蕩之說也。二九〔三韻〕（晉樂志）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韻歌辭之類也是。又（唐樂志）曰：「平淡清調，悠調，皆則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三〇〔傳文〕（晉樂志）「奉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樂，窮毀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三一〔張華〕（晉樂志）使郭見宋義等造正德大舞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三二〔庭萬〕（詩經風蘭兮兮，公庭萬舞。《公羊傳》萬者何？十舞也。何休注）平，庭萬也，能爲人打鼓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三三〔杜夔〕（晉樂志）魏武平荆州，遂漢樓樂，即河南杜夔，能傳古法，以爲軍謀，登酒，使制定雅樂。三四〔荀勗阮咸〕（晉樂志）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較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最又作新律，自謂宮商克證。然論者猶謂是「暗解」。一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說，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意成韻之不調，以爲異己，因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則時玉尺，並其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尺。於此，伏咸之妙，徵舞。三五〔好樂無荒〕（詩唐風蟋蟀）三六〔晉風〕（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注：晉木唐風。三十七〔伊其相謂〕（詩豳風采芣芣）

六〔豔歌〕（雜府）古豔歌，古辭「日新聲」。元〔欠伸魚肥〕（鮑照謝見原賦）大喜碎乳，小願所願，魚博雜觀，且懷且暢。

七〔拾得雀籠〕（許子）雲將東遊，過扶柁之枝，而遙望鴻鵠，鴻鵠方將粉粉雀籠而遊。四二〔飲大風〕（史記）高帝還鄉，過

常御及郊廟，皆非雜聲。二四〔沃盥〕（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西注水中，歌曲曰：「太一貫兮天馬下。」後魏大宛得千里馬，歌曰：「天馬來兮從四極。」沃盥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二五〔詩鼓鹿鳴〕（王粲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

歌廣，聞王褒有俊才，請與偕往。使與作中和樂，臨宣布時，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二六〔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觀樂尤甚。黃門名倡，內學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二七〔三韻〕（續漢書）魏武帝建明帝時，曹古直，其有悲涼之句，韻不知不，亦稱三韻。二八〔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寒，行北太上，山云云，通

篇寫初人之苦。文王繼世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時謂成爲編皮，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四作，孟康謂作，則又或武備宮，志不出於淫蕩之說也。二九〔三韻〕（晉樂志）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韻歌辭之類也是。又（唐樂志）曰：「平淡清調，悠調，皆則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三〇〔傳文〕（晉樂志）「奉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樂，窮毀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三一〔張華〕（晉樂志）使郭見宋義等造正德大舞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三二〔庭萬〕（詩經風蘭兮兮，公庭萬舞。《公羊傳》萬者何？十舞也。何休注）平，庭萬也，能爲人打鼓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三三〔杜夔〕（晉樂志）魏武平荆州，遂漢樓樂，即河南杜夔，能傳古法，以爲軍謀，登酒，使制定雅樂。三四〔荀勗阮咸〕（晉樂志）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較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最又作新律，自謂宮商克證。然論者猶謂是「暗解」。一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說，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意成韻之不調，以爲異己，因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則時玉尺，並其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尺。於此，伏咸之妙，徵舞。三五〔好樂無荒〕（詩唐風蟋蟀）三六〔晉風〕（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注：晉木唐風。三十七〔伊其相謂〕（詩豳風采芣芣）

六〔豔歌〕（雜府）古豔歌，古辭「日新聲」。元〔欠伸魚肥〕（鮑照謝見原賦）大喜碎乳，小願所願，魚博雜觀，且懷且暢。

七〔拾得雀籠〕（許子）雲將東遊，過扶柁之枝，而遙望鴻鵠，鴻鵠方將粉粉雀籠而遊。四二〔飲大風〕（史記）高帝還鄉，過

常御及郊廟，皆非雜聲。二四〔沃盥〕（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西注水中，歌曲曰：「太一貫兮天馬下。」後魏大宛得千里馬，歌曰：「天馬來兮從四極。」沃盥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二五〔詩鼓鹿鳴〕（王粲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

歌廣，聞王褒有俊才，請與偕往。使與作中和樂，臨宣布時，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二六〔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觀樂尤甚。黃門名倡，內學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二七〔三韻〕（續漢書）魏武帝建明帝時，曹古直，其有悲涼之句，韻不知不，亦稱三韻。二八〔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寒，行北太上，山云云，通

紳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其自擊歌詩曰：「大風起兮揚雲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穿得猛士兮守四方。」四三（歌來連）（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設燈燭，設帷，雜陳酒肉，而令上居帳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上意益相思，悲感，乃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緣緣其來遲！」令樂府選奇家絃歌之。四四（軒鼓鼓吹）（崔豹古今注）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以燕樂羣臣。短簫鏡歌，鼓吹之一章耳。四五（漢世魏挽）（宋樂志）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漢周法鵬）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笑，為此歌以弔其音耳。（古今注）漢靈帝，並喪歌也。晉人命如孫上之露，易鳴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晉孝武時，李延年乃作二曲，唯露，立王公貴人蒿里，邊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為挽歌。四六（魏志）（文章志）魏時，字伯，作鼓吹歌曲及挽歌。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隲，士蘊之賦，狐裘，結言擅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

也。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閱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埋賦，斯並鴻裁之寶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浮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鸚鵡，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倬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與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賡請於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枿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

辭剪美粹

註

一(召公) (風韻) 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祝賦，蒙頌，百工諫。」二(登高能賦) (漢藝文志) 薄曰：「不欲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三(古流詩之) (班固兩都賦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四(鄭莊) (左傳) 鄭莊公感類考類之言，與武姜雋而相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五(士葛) (左傳) 晉獻公使士葛爲齊晉城屈，不償，置辭焉。環之，退而賦曰：「狐裘尅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六(未德) (左傳)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七(鑽灼) (屈原本字) (史記) 屈原名平，楚楚幽思而作離騷。八(詩人) (藝文志) 春秋之後，聘問賦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流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九(括字) (西魏京記) 相如曰：「賦家之心，也括字甫，總覽人物。」(藝文志) 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譴憂國，作賦以風。一〇(前况) (史記) 前况，趙人名况，著有禮記智賦。一一(宋玉) (宋玉風賦) 見文選鈞賦，見賦苑。一二(體賦) (藝文志) 秦時雜賦九篇。一三(陸賈) (藝文志) 陸賈賦三篇。一四(賈誼) (藝文志) 賈誼賦七篇。一五(枚) (藝文志) 枚乘賦九篇。一六(馬) (藝文志)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一七(王) (藝文志) 王褒賦十六篇。一八(揚) (藝文志) 揚雄賦十二篇。一九(皋) (藝文志) 枚乘賦百二十篇。二〇(朔) (漢書) 東方朔有皇太子生，獲辟風，殿上柏柱，不樂。

賦。三(虞世)(附都賦序)武宣之世,官諸侍從之臣,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微諫,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揖揚,著於後嗣,亦雅頌之亞也。故浮流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則者千有餘篇。三(吳楚盛漢)(吳勸文章辨體)古今言賦,自歸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竹簡以遺所及。三(京殿)文選兩都,二京,靈光,景福之類是也。三(苑獵)上林,甘泉,房楸,羽獵之類是也。三(遊行)北征,東征之類是也。三(序志)謝靈運,思文之類是也。三(履屐)左傳,先王之正也,時稱於始,踰餘於終。三(綴亂)(王逸楚辭注)亂理也,所以整理詞指,總攝其要也。極意陳高,文彩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起也。三(那之章章)四語,閩馬父曰,正考父,校而之,不煩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有民自,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三(草區禽狝)(藝文志)韓禽獸六畜,凡鳥獸十八種,雜器植草木賦三十三篇。三(荀結隱隱)(荀子荀子)曾禮之功,可其大,時人莫知,故假爲隱語,問之先王。三(宋世巧談)(文選)宋玉有,楚賦,神女賦,初色賦。三(淫風)(藝文志)楊子曰:詩人之賦,雖以則,詞人之賦,雖以淫。三(英園)(漢書)枚乘字叔游,梁客作華園賦,梁尤高,蓋園苑本(形苑)有枚乘華園賦。三(上林)(司馬相如傳)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爲即亡是公言,上林廣大侈靡,多過其實。三(鷓鴣)(賈誼傳)詔爲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館舍,止於坐隅,鵬似鷓,不詳鳥也。詔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願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酒爲賦以自廣。三(洞簫)(王褒傳)太子喜樂所爲甘泉及洞簫,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三(兩都)(後漢書)班固字孟堅,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三(二京)(後漢書)張衡字平子,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諷。三(甘泉)(漢書)揚雄字子雲,正月從上甘泉,讀奏甘泉,以風四一(靈光)後漢書)王逸子延壽,字文考,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凡廷壽所爲,遂成。四(仲宣偉長)(魏志)王粲字仲宣,徐州人,長。文選)曹子建與郭德顯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傳長擅名於青土。四(太沖)(臧榮緒晉書)左思字太沖,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成敗之事。遂博思十餘,門庭藩籬,皆著紙筆,得句即疏之,賦成,張舉見而咨嗟,都邑豪華,魏相傳寫。四(安仁)(晉書)潘岳字安仁,刺冠時,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所著有秋聲,射雉,西征,秋興,閒居,懷德,贈賦。四(士苞)(臧榮緒晉書)陸機字士衡,弟雲,勳學,聲震四表,卿於解情,作文賦。四(于安)(晉書)

《公經》字子安，少有俊才，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貧賤不讀其文，仕至中書郎，著有《感賦》。四六（吳純）郭璞字叔純。《晉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四六（彦伯）《晉書》：「袁宏字彦伯，宛有袁彥伯，東朝。」四九（讀千賦）《桓譚新論》：「余素好文，見子雲著《論衡》，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言賦，則吾為之矣。』」五〇（離騷辭）《揚子法言》：「或問：『吾于少好賦？』曰：『然。童子離騷辭。』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騷辭之類。』曰：『女工之類矣。』」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假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釋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諫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

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擊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顯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鍊，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全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容體底頤，勳業垂讚。鏤彩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
炫辭作翫。

注

一(成禮)極應作黑。(呂氏春秋)帝德命成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
 矣。三(頌主告神)(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公旦)(詩傳)成王賜魯天子之禮樂，以祀
 周公，故有頌頌。五(商人)(詩序)商頌，那，那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文鳥，祀高宗也，長發，大禱也，既武，祀高宗也，皆前代祭祀宗
 廟之樂。六(時邁)(詩傳)文公之時曰：「戰戰于戈，戰戰于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章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謚
 也。時邁之時，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述守昔祭之樂歌。七(疆口)(國語)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疆也？
 若寧其口，其與能幾何？八(原田)(左傳)晉侯聽夷人之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九(雲羅)(孔叢子)子願曰：
 「先古初相魯，魯人謗頌之曰：『壽妻而帝，投之無戾。帝而壽妻，投之無歸。』(按)呂氏春秋)同帝作壽。一(高誘注)婦，小貌。此子
 願述孔子之事，非于高也。子高，孔穿之子也。一〇(三闖橫頤)(題解)原原與登同姓，仕於釐王，爲三闖大夫。著九章，內一篇曰
 橫頤。一一(秦政)(史記)秦始皇者名政，東行郡縣，上嫪毐山，立石，與管諸儒生議，刻石頤秦德。一二(道景)(漢書文志)
 李思才至帝頌十五篇。一三(表充國)(班固傳)充國字翁孫，功德與霍光等，列書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
 之臣，追表充國，追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一四(序嚴侯)(後漢書)竇融字周公，光武八年，與大軍會高平，封安
 侯，卒，諡嚴。(文章流別)有班固安物其位也。一五(美顯宗)(後漢書)傅幹字武仲，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使
 清華作此頌十篇。一六(遠兼后)(文選注)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字孝山，以文顯。」(文章志)七志禮載孝出
 師頌，而林又載孝和嘉鄧后頌，皆非求以此和嘉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典禮
 等？」對曰：「前世史學之比。」斯則非求史學，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嘉之頌明矣。蓋有二史考字于孝者，仕王莽，字孝山者當
 列嘉，齊典散亡，未詳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較於子孝之集。一七(班傳)(後漢書)竇憲爲大將軍，以傅毅爲司馬，班固爲中

贊可。唐文事之盛，冠於當世。較所著詩賦，殊頌諸作，凡一十八篇。固所著賦，銘頌諸作，凡四十一篇。一八（馬融傳）
 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鄧隨兄弟輔政，容備世士以文德可興，武功宜廢。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其頌
 以誦述。太后怒，遂令其誦之。安帝親政，出為河間王長史。時東駕東巡，祭上東巡頌，召拜郎中。一九（崔瑗）一（崔瑗傳）瑗所
 著賦，碑銘頌頌七篇。南陽文學，官志，新辭，新文，新辭，新書，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諸能文章，皆自以為弗及。二
 一（樊豐）樊豐字惠美，一略曰：「防防東，土氣幸盛，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京兆尹樊豐，隴隴字德豐，遠樹桂粟石，委辭積土，基
 於工堅，清流漫調。昔日南田，化為甘壤。農民然怡悅，謂之樊豐云。二（學虞）一（學虞傳）虞字仲怡，漢古文，章，類聚區分，為
 三十卷，名曰：「集，各為之論。辭理豐當，為世所珍。三（鍾以風雅）（文章流別論）揚雄充於頌，頌而假雅，傳殷斯，亦頌，難以
 聖雅之造，馬融之廣，咸上林，為今賦之時，而謂之頌。三（黃白錄說）（八春秋）相創者曰：「自所以為聖也，黃所以為初
 也，黃白雜則聖且初，其創也。」雅者曰：「黃白雜則不聖且初，為得為利創也。」二（陳思）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身有皇子
 生頌。二（陳思）陳思集有漢代祖功頌。二（樂正重演）（仙勇大傳）拜為賓客，馮為主人，樂正重演曰：「尚考大室之
 義，庶為奕奕，至今衍於四港，咸與之安，垂於萬世之後。」於是後又百工，相和而歌慶。二（益贊於萬）見書大禹謨。二（元
 一伊陟）書：在大成時，則有若伊陟臣弼格于上帝，凡厥又王家。一（伊陟伊尹之子，巫氏咸名）（史記）（伊陟）伊陟贊巫咸
 一（元一鳴鑿）（漢書注）鴻，聲也，誦也。所以傳聲督導九寶也。三（相知）（文章緣起）司馬相如稱頌，世已不傳，厥後
 班孟堅承史以鳴為贊，至宋范曄更以誦語。三（錫解為誦）（漢書注）顏師古曰：史遷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雖不
 敢言也，而改曰贊。或時作者之謂也，而取述者之謂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敘目，且有誤字，乃呼為「漢書述」，一失之連矣。
 勢成尚有此感，其餘始於漢乎。三（欽錄注雅）（欽錄傳）瓊字景純，注穆爾雅，別為音義圖譜。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皇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

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縈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神廟之祝，多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黜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禮，削職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織也。漢之官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振子馭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

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贊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

於誅，而文實告神。誅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贊，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脩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濠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謂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敵辭，氣截雲蜺；（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慮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愍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脩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註

一〔六六〕(書) 瑞於六宗。(孔安國傳) 一四時，二寒暑，三日，四月，五風，六水旱。(漢) 鄭志注：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漢。或曰：天地間諸神也。二〔三三〕(左傳) 宣公三十一年，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 望祭山川也。三〔伊魯〕(禮記) 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神先將，一司爵，二百種，三農，四郵表，五緇虞，六坊，七水庸，八四聖，九日辨，時商頌，長被，萬。五〔文社〕見齊民要術。六〔案惠〕(尸子) 注之故早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禮記：政不節，民失職，與當宜行典禮，夫高與宮室，崇與女謁，盛矣。七〔零祭〕(左傳) 龍見而零。(注) 旱祭也。又曰：龍見風雨之災則祭之。(禮文) 晴雨為零，結晴為祭。八〔太祝〕(周禮) 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日，類，年，吉，祝，化，類，蠲，類，絜，類。九〔庶物〕(禮記) 郊特牲：皇鳥上天，照臨下土，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除今庶古，維子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又曰：「明光於上下，動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子一人某，敬拜運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一〇〔祈廟〕(儀禮) 明日，以其班而用，謂尸曰：「孝子某孝願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置用尹祭，嘉薦芬苾，粢醴滌酒，適爾鼻祖某，以濟爾爾孫某甫。」一一〔多福無疆〕(儀禮) 少牢饋食禮，主人辭尸，尸辭主人，祝曰：主人曰：「也尸命工祝，求我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一二〔宜社〕(禮記)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造乎禘。(注) 宜，祭名。一三〔類禘〕(詩) 是類是禘。(傳) 師祭也。類於上帝，禘於所征之地。一四〔顯老成室〕(禮記) 賈疏：天子之室，皆大夫致，謂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笑於斯，聖國族於斯。」一五〔廟殿〕(左傳) 衛太子時曰：「曾孫頑，敢時嘗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釐公，鄭師亂從，晉午在魏，使談討之，禮顯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一六〔祿祿〕(漢書) 文帝曰：「祿祿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一七〔振子〕(後漢) 漢書：大難之謂至矣。選中黃門子第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振子。一八〔總巫〕(郊祀志) 聖人勇之言：「聖人谷見，而其詞皆見鬼，數有效。昔東國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愈瘦，故衰耗。」武帝乃命專巫立專祝祠。一九〔祝邪〕(山海經) 東望山有獸名曰澤，能言。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前經) 帝於桓山得白澤神獸，能言，論於萬物之情，因問天地鬼神之事，帝令寫為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二〇〔厲鬼〕(王廷珍) 厲鬼序云：「臣嘗得東方朔與臣作厲鬼之書。」按：朔與延壽，歷世久遠，或附本有書。

延聘得之則可。曰「與臣作，壽矣。做作書亦是夢中事，使無所不可。然彥和又豈以為有為實錄乎？非後人傳寫之惑，卽前代有傳會失實者。」

二（辭告）（曹子建辭告文序）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豈有感焉，聊假上帝之命，以誇告所福。

三（賞策）（文華秘府）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賞策。三（執策）（潘天子傳）天子西至於重壁之臺，崩崩普病，天子哀之。於是懸紀而吳，內史執策。〔注〕策，所以齊贈之事。四（祭旗幟）（潘岳傳）有「詳辨祭旗幟文。」

五（辭毛）（左傳）取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親之，而賜之辭毛之留。」

六（赤牛也）三六（白馬）（漢書）王陵曰：「漢皇帝利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三七（珠盤玉敦）（漢書）天宮：「玉房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二八（方明）（漢律歷志）太甲元年，以冬至越蕭祀先王於方明。〔注〕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數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

二九（新盟）（魏錄）魏盟不及三王。

三〇（結言）（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盟。

三一（要契）（左）使王叔氏與伯鯨會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合要辭，理曲無以爲符，故不能舉其契要之辭。

三二（曹沐）（區）曹沐爲晉，三北，皆非公與齊桓公會於柯而盟，沐執匕首劫桓公於壇，盡歸魯之侵地。

三三（毛遂）（史記）秦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議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日而決，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謂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三四（論昭）（常璩巴志）秦昭襄王與吳人刻石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三五（山河）（史記）高祖四年春，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環，國以永富，愛及苗裔。」

三六（咸洪）（咸洪傳）洪字子源，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圖危社稷，超與洪西屯陳留，見兄超計事，遂與語，大異之。超先有謀約，會經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置設壇場，將盟。既而董卓先登，咸共推洪，洪升壇歃血，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三七（劉琨）（劉琨傳）琨字越石，建武元年，祖與段匹廡期討石勒。匹廡推祖爲大都督，歃血盟，使祖方守，俱集襄國。祖匹廡遣屯固安，以俟衆軍。匹廡從弟末波，納勸厚，獨不遵，乃阻其計，祖匹廡以勢弱而退。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以弼違，大禹勒筭籥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敲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檠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顯紀勳於景鐘，孔惲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鑣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籥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戰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駁駁，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

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格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繫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傅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註

(一) 庚九 (《皇王大紀》) 帝軒作庚九之箴，以警宴安。(二) 荀子 (《勸學》) 大禹爲銘於荀嬴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以義者擊鐘，敎以事者振鐸，誦以愛者擊磬。」(三) 丹唐 (《大戴禮》) 尙父，道丹書之官。武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成，并於席四端，於榻於繩，於盤盤於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席豆於戶，於劍於弓，於斧，鑿爲銘焉，以戒後世子孫。(四) 金人 (《家語》) 孔子觀周，入

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愷哲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
 一五（賦器）（荀子）孔子觀於魯，感公之廟，有
 觀焉，問於守者，為宥桑之器，虛則敲，中則正，滿則覆。數曰：「烏有滿而不覆者哉？」
 一六（論銘）（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尸，作林鐘而銘之曰：「非禮也。夫銘，天子命，諸侯賞，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許功，則僨人也。許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銘焉？」
 一七（金鼎）（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晉吳之有德，遠方圖物，買金九牧，鑄鼎象物。」
 一八（情失）（史
 記）（公羊）魯者，東海上人。（春秋）魯公。曰：魯公作周太師，其功銘於具吾之廟。
 一九（呂望）（史
 記）魯公曰：仲山由鼎，其萬年子孫孫永保用。」
 二〇（仲山）（魯公）而單子遺書古鼎，其
 銘曰：「仲山由鼎，其萬年子孫孫永保用。」
 二一（唐詩）（唐詩）典唐得掌璣與器唐器。（注）唐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
 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銘銘也。
 二二（魏韻）（魏韻）昔克劍之役，秦來圖取晉功，魏顯以其身知還秦師於輔氏。魏止和回
 其勳銘於鼓鐘。
 二三（孔悝）（孔悝）有衛孔悝之惠銘。
 二四（飛廉）（秦本紀）蓋廉為石北方，遼東所程，為壇在太
 止而得石棺，銘曰：「帝令是父，不與股亂，賜棺石以葬氏。」死，遂葬於霍大山。
 二五（霍公）（霍公）衛於公死，下葬于沙邱
 之數，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二六（霍里）見樂府（鑿探）注。
 二七（檀子）（檀子）趙
 主父令工振鉤梯而緣石焉，刻疎人跡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十父會遊於此。」
 二八（秦昭）（秦昭）秦昭王令工施
 鉤梯而緣華山，以松柏之心為梯，管長八尺，葉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與天神博於此。」
 二九（勳勞）（秦本紀）始皇上
 華山，立石封祠祀，刻石頭系德焉而去。
 三〇（燕然）（燕然）南單于精兵北伐，拜應車騎將軍，大破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紀功威德，令班固作銘。
 三一（摩陵）（古文苑）摩陵摩陵，銘張池為北地太守段熲作。
 三二（併公之鐘）（秦中集）橫
 並黃鐘銘：帝命將軍，葉茲黃鐘，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舉秋斯柔，齊斧開殺，人士斯休。
 三三（朱穆之鼎）（蘇中集）蘇
 文朱公名穆，字公叔，延熹六年卒。其孤用作寶鼎，銘銘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按伯培作朱公叔墳前石碑，前
 用散體，後系四言韻語。至鼎銘則純作散體，大體不著韻語，所附全成碑文也。
 三四（敬通）（通雅傳）衍字敬通，所著賦賦銘賦
 雜文五十篇。
 三五（崔駰）（崔駰傳）駰字季伯，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始編詩書禮記注，酒誓合二十一篇。
 三六（季尤）（後

漢書）卞尤字伯仁，所著評賦銘誄頌七款，其曲凡一十八篇。（文章流別論）尤自山河郡邑至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
（三）九寶（典故）劉太子丕遺寶劍寶刀三，七首，皆因妄定名。其文曰：「選香其金，命彼國丁，藉而鍊之，重於百辟，慎不遺
薛氏育也。」（六）劍閣（典故）載父收，封太守，執者劉省父，造將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夢較」凡面奇
之，乃表上其文，武帝置使燒之於劍閣焉。（元）（夏）（還蜀書文傳解）引夏云：「中不容利，長乃外次。」（商）（劉氏
春秋名姓譜）引商云：「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百官）左傳：「精練謂嘗侯曰：『昔聞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
職王。』」（在勤）左傳：「楚自克剛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罰之，曰：『民生在勤，勸則不貳。』」（虞）（虞）
魏書自序）載葛蕃於漢，作州職。（三）（崔胡）（文章流別論）魏胡侯身故作十二州十二官職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
顯赫其朝，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解曰：「百官職。」（潘岳）（潘岳）建安末，河南潘岳與陸機以文章顯。（文章志）
「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岳。」（潘岳）（晉書）潘岳潘太字中庶子，在東宮殿規陳獻賦，中庶職。（三）（王濟）（王濟）西
字武子，文辭粲茂，累官侍中，其作官左遷國子祭酒。（三）（潘尼）（晉書）潘尼爲東吳職。（元）（王剛）（王剛）剛字景興，
歷官御史大夫。所著奏議論經，咸傳於世。（四）（鐘切）（鍾，擊正也）（崔實傳）指切時要，言辯而巧。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
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
誄之，讀誄定諡，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邱，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愁
遺之切，嗚呼！歎，雖非叙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

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擊疑成篇。有脫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吟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繁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一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覩；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醴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郭二文，詞無擇言。周平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

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文。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當作先）於誄。是以勒石贊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黑鏘華，顏影豈忒。

註

一、大夫之材，見誄賦。二、位高能賦。三、賤不誄貴。四、禮記：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只誄之，諸侯稱諱，非禮也。五、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賈父御，下國焉有，馬驚敗績，公勝佐車，授綬。公曰：「宋之下也。」縣賈父曰：「他日不敗，而今敗也，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六、寫公。七、傳。八、孔了卒，寫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孀子一人，只在位，亮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九、梅妻。十、世莫。十一、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矜兮，夫子之信成而與人無害兮，柔風從俗，不強察兮，聖師教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繁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情哉，乃下世兮，庶幾壽年，令遂逝兮，嗚呼哀哉，神魂滄兮。夫子之誄，宜爲黑兮。」十二、誄元后。十三、漢書：王莽建國五年，元后崩，詔揚雄作誄曰：「太厚之精，少鐘之耀，作合於漢，配元生成。七、杜篤。八、後漢書：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妻，先武節，備誄之，篤爲誄，最爲帝美之。八、世盼千金。九、國策：蘇代說淳于棼曰：「人有寶駿馬者，比三且立，市人莫之知，伯樂遠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一 九〔孝山〕（後漢書）：廉服字孝山，和安間以才學見稱。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一〇〔潘岳〕（潘岳集）：有哀弔州。 州：據仲武誄，夏侯常侍誄，馬河東誄。 一一〔劉陶〕（劉陶傳）：陶字子奇，漢末貞王勃之後，著書數十萬。 一二〔白陳〕（曹子建集）：白陳誄，至「春遠臣之妙妙兮，感凶問以悵驚。」以下，皆自陳之辭。 一三〔北海〕（後漢書）：北海靖王與齊武王伯升子也，永平七年薨。（古文苑）：傳載此誄，其文不全，亦無「白日幽光」之語。 一四〔封禪〕（管子）：古者封禪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 一五〔奔山〕（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遂驅升平奔山，乃紀述於奔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一六〔服牲〕（祭義）：牲入廟門，謂于碑。（此文注）：古宗廟立碑，祭牲後，人因於上祀功德。（孫何疏解）：碑者，乃辨祭變聽之聲，所植，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未聞勒銘其上也。今觀碑令其鑿官龜跌，泊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 一七〔碑碣〕（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一八〔梅賾〕（梅賾傳）：賾字伯默，歷官太尉，卒諡文烈。（秦中顯集）有劉字文烈像，公碑。 一九〔陳郡〕（秦中顯集）：有陳太師碑，郭有道碑。 二〇〔孔融〕（孔融傳）：融字文舉，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陳賈士親類於愚，融每酒歸，引與之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所著詩頌碑文凡二十五篇。 二一〔張陳兩文〕（孔文於有）：有張陳碑，陳文無考。融沒於曹子建之前，非陳思王也。 二二〔孫綽〕（孫綽傳）：綽字興公，歷官著作郎。於時文士，咸為其冠。思王：廣漢公之妻，必須折為碑文，然後刊石。（世說新語）：胡爽公作庚公誄，多寄託之辭。既成，示庚道愜，愜見，慨然遂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二三〔頌葬〕（梅賾傳）：梅字茂翁，歷官宣城內史。在郡嚴峻，反為其將韓晃所害，相為碑文。

哀弔第十三

賦靈之謚，禮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道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

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鹿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猜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

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臃。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
 阮之弔夷齊，襄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
 彌衡之弔平子，縛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
 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
 寓言以送。

註

一 類折 (漢書) 孟孫類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 二 天傳 (方傳) 札獲天贊。(注) 天報曰札，小亦曰札，短折曰天。
 朱名曰贊。 三 三頁 (左傳) 孟伯任好卒，以于車氏之三子為殉，皆桑之夏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註) 本賦。黃鳥是也。
 四 莊子侯 (齊去聲) 上濟樂子欲嗣，則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漢武帝集) 紀死上
 五 哀辭 (文章流別論) 哀辭者，誄之流也。 六 張升 (後漢書) 張升字彦真，著賦讀以碑書凡六十
 七 行女 (曹子建集) 行女哀辭，三年之中，二于頌喪。(文章流別論) 建安中，文帝瑛為漢侯，各失孫子，命令宗室植等為
 八 金鹿澤蘭 (潘岳集) 金鹿哀辭，金鹿，晉之功臣也。又為任子成，變作孤女，澤蘭，高潔，子成
 九 服制 (檀弓) 死而不弔者，三長服。 一〇 (宋水) (左傳)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
 於農盛，名之何不申！」 一一 (鄭火) (左傳)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一二 (原華) (左傳) 游吉相
 原伯以如晉，亦實受福也。史記見于太叔曰：「甚哉，其相擊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一三 (顯賀為甲) (日世) 蕭子初立，齊宣

王因稱喪而攻之，取十城。蘇公爲燕設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子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蘇公爲讐，是食鳥獸之類也。」秦王曰：「蘇公歸燕之十城。」一四（浮湘）賈誼傳：前爲長沙王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一五

（第二世）（司馬札如傳）武帝遣使宜春宮，相如奉賦以寘二世行失。（注）宜春，木末之聲宮，胡亥於此爲閹樂所殺，故燕其宮而寘之也。一六（弔屈）（左傳）趙作書，往往蓋蘇賦文而反之，自崑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蘇賦。一七（沉隱）（左傳）沉隱，土隱之疾。一八（蘇賦）（蘇賦）弔屈原，文卒填覆而不報，頸抱石其何補。一九（胡說）（文選）蘇賦注：胡廣

弔蘇賦文曰：「履翰錄也，以舒遺兮。」（蘇志）阮瑛字元瑜，爲魏武管記室，郭伯夷文曰：「余以王事，總披洛師，瞻望嵩陽，故弔伯夷。六仁尚仁，見歎仲尼，河海不朽，身名名飛。」二〇（補衡）（後漢書）補衡字正平，弔平子，文余子反國命，罵官歸，路由西都，進中平子。平子，弔衡字也。一楚漢）二一（弔韓武）（陳機）弔韓武文：博經綽之笑，怨西陵之荒涼，登靈臺而哀悲，好美目其何益？

三（弔秀）（左傳）弱不好弄。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十也之風苗而不秀。二二（苗而不秀）（揚子法）苗而不秀者，吾家之宜鳥乎？（世說新語）「戎子秀了有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曲，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質使之。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靡風駭。蓋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闕，業深綜述，碎文瓌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只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公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實客譏，整而徹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瘳，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烹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敝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岳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頓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贖，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譚，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詰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實，故不曲述。

贊曰：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嚙若參昂，慕頌之心，於焉祇攬。

註

一（貞俗）（漢武帝紀）士或有貞俗之異而立功名。二（對問）（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楚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上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察其理，使得舉其辭。」三（七發）（文選註）「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四（惠珠）（唐文獻通考）曰：「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買珠博得三千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旨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動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按（文章緣起）選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於班固也。爾後潘岳擬連珠，魏王粲效連珠，皆陸續演進，宋臨川之鮑連珠，王密楊遠珠，魏瓘之龜探物作龜隱連珠，又（陳德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魏帝召先讓轉子連珠二十二篇，「轉子」非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所附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先開非矣。五（寄題）（東方朔傳）朔上書陳

農戰之計，辭數萬言，終不見用。則因著論，散客困己，用位卑以自慰。六（解嘲）（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亦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文》有以自守，泊知也。或嘲雄以支離自而解之，說曰：「嘲。」七（賓客）（班固漢書敘傳）「知水平」中爲郎，與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規諫，自諒以不達，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折之正，且違時自下之所守，故稱復應焉。其辭曰：「賓客。」八（述贊）（班固傳）「贊」嘗以典特爲業，未遇仕選之事，或譏其太元靜，將以後來失實，因擬是辭解嘲，作述贊以答焉。九（歷代）（張衡傳）「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稱積年不洗，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述贊以見其志。一〇（書讀）「書讀」客問作答（班固傳）「實」因窮困，以虛懷設腹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蓋當中病卒，忽著神論，詠答七言，以文表節，尚凡十餘篇。一一（書讀）「秦惠傳」「魏」開展覽古不交，當世感其方，時客問及魏雄，班固撰之徒，設疑以自諒，乃辭辭筆書，疑其是而審其非，作客問以戒焉云爾。一二（客問）（班固傳）「班」字賦，純好卜筮，雜神多美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問。一三（庚賦）（班固傳）「庚」字子高。一四（首唱）（傅玄七觀序）「昔」及乘作七發，而蜀文之士作者紛如，通儒大才，馬季長、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屬，張造七辨。一五（七發）（後漢文亦傳）「傅」發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發以爲譏。一六（七依七發）注詳下。一七（七發）（班固傳）「班」有七蘇，無七屬。一八（七發）（班固傳）「班」字子高，作七發，傅作七發，張衡作七辯，班固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乃，此作七發，非命王粲作爲，樂字仲宣，作者曰七發。一九（七發）（樂漢文章志）「相」編文在者十八篇，有七發一篇。二〇（曲終奏雅）（漢書）「揚雄」以爲靡麗之辭，動百風，一論即前傳之在曲終奏雅，不已數乎。二一（杜篤）（後漢文亦傳）「杜篤」所著賦諫用書讀七百女賦及雜文凡十八篇。二二（賈逵）（晉書）「逵」作時讀漢書，珠尚令凡九篇。二三（劉歆）（後漢文亦傳）「劉歆」著珠尚令凡七篇。二四（魚目）（秦國賦）「魚目」設爲珠，蓋不成價。二五（游陵）（班固傳）「班固」著珠尚令凡七篇。二六（魚目）（秦國賦）「魚目」設爲珠，蓋不成價。二七（四寸珠）（列仙傳）「朱仲香」香檀市販，珠人管元公主以七百金從仲香珠，仲乃紫四寸珠而去。二八（風俗通）「耳珠」曰：「耳珠」曰：「耳珠」。二九（典）（爾雅）「典」，經也。後漢文亦傳：「尤」所著詩賦，錄珠尚令七款，哀典凡二十八篇。三〇（爾雅）「語」，誓也。注：皆所以約勸，戒來。文章錄：「語」漢司錄。

從子滿所作。○(齊)(文章類聚)卷五漢書作疑辭。三一(問)對問。三二(不)忠傳。不章使其客人人皆所聞。

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三三(略)漢魏文志：呂氏春秋書而著其略。三四(篇)漢魏

文志：凡屬一篇，則馬相如作急就一篇，黃門令史道作元，則一篇，將作大匠李長作。三五(章)漢魏文志：君節七章者，樂志

李斯所作也。樂志七章者，周府令趙嘉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三六(曲)鼓吹曲：一日短箫健歌。(蔡氏禮樂

志)短箫健歌，軍樂也。黃帝及伯所作，以此威攝德風，敵動士也。(晉書樂志)武令令傳玄與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鼓曲。三七

(操)氣俗通：一聞其憂鬱而作，命其前曰操操者，言調其禮書，用其節迫，雖恐其失音，相守禮儀，不愆不亂，樂道而不失其操者。

三八(琴)琴者，禁也，雅好琴，道人曹溪訪鬼谷先生所製，山有丘曲，一曲與一弄。三九(引)古今注：總稱引，猶解凍平

多學子，高安臥雲所作也。四〇(吟)古今注：漢水元嘉技師有吟歌四曲，一日大雅吟。四一(篇)七篇。四二(譜)樂

律：按歌引之譜，魏天子傳，有白雲黃澤譜。四三(味)辨樂論：神農教民食，一有豐年之許，夏侯志作是親味。

諧隱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一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一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
一，歡讞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
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謔言，亦
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譙集，而
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
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例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

弊。於是東方枚舉，鋪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讒媒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扑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

譌者隱也，匿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鞠叔儀之糶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衍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

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幼稚之戲謔，搏髀而抹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髮相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註

一、(齊書) 武帝(世宗) 嘗伯則王(左) 廣(右) 大之許。 二、(左傳) 齊子(凡) 人(陰) 於(山) 也。 三、(左傳) 晉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四、(華元) (左傳) 宋華元獲於沈，宋以兵車攻馬陵之。城，元爲植。城者曰：「防其目，攻其胸，齊甲而後，子思子思，齊甲復來。」 五、(威終) (左傳) 威終技師，饑餓，敗於狐陽，國人誦之曰：「威之狐陽，敗我於狐陽。我君小子，朱備是使。朱備朱備，使我敗於狐。」 六、(莊公) (檀弓) 成人有其見死而不爲者，曰子不野。爲成卒，送爲喪。成人曰：「嘗則積而贊有居，范則冠而練有履，兄則死而子思爲之喪。」 七、(檀弓) 檀弓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八、(檀弓) (檀弓) 齊威王爲長夜之飲。釐酒後，召淳于髡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應陳馬。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九、(威好色) (左傳) 大夫登弒子仲子楚，楚王，何宋玉。玉者登弒子好色。 十、(檀弓) (檀弓) 秦二世欲湊其城，使曰：「善。秦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飲之，易爲酒耳，願難爲靡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十一、(檀弓) (檀弓) 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使孟曰：「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請以人君禮葬之，請食肉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飯令天下久聞也。 十二、(滑稽) (史記滑稽列傳) 滑稽云：滑稽者，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滑稽者，云：「心亦滑稽，腹大如甕，腹日盛酒，人復稱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發僻也。滑稽如字，滑稽音計也。言滑稽者，其計

（賦苑）首篇題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宋語始云「夫是之謂體理」。三（高貴籍公）（官制）高貴籍公時與侯德晉
宣期，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知獨官，社稷之福也。」三（九流）（漢藝文志）
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數
者九家而已。三（釋官）（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國俗風俗，故
立稗官，使採說之。師古曰：稗官，小官，漢名也。案：「唐林甫者置史，公卿大夫至郡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三（石文）（史記）
與仇穆而得石文。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繇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
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
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自周命維新，姬
公定法，紬三止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
平王微弱，政不及淮，憲章散素，彝倫攸斁。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
以欺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
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

約。邱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卽簡而爲名也。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勳，比堯稱典，則位維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踏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

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闕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瓌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于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鄴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

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外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窳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連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嘖。理欲吹霜照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爲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

直歸南董

註

一(倉頡)(錢世本注)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造字其職矣。二(左右史)(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守節則尚書)(王肅曰)上所書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四(事經則春秋)(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著經與於魯而大春秋以制義法王過魯人事說左昭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義成左氏春秋定補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爲史具有科邑不舉集六國時事爲左氏春秋。五(三正)(書甘誓)念憲三正(注)三正正此實之說也。六(四時)(杜預春秋序)記事者以事變而以日曆月以月定時以時察年史之所記必兼年以實事年有四時故其罕以爲所記之名。七(注經)(孔安國)叙孫氏之軍子白錮齊桓野而獲歐爲乘莫之識以爲不解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並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八(制乃等體)(春秋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記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釋以始卒或後釋以終義或依經以結理或錯經以合罪。九(義而整其例之所尋)九(戰國有策)(釋國策劉向序)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兵或曰事語或曰長文或曰修書或曰向以爲戰國時游士之所用之國策之策宣戰國策其事縱春秋以後訖趙漢之志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得書者可繕寫得三十三篇。十(楚漢春秋)(史記索隱)味賈攬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之事名楚漢春秋。十一(世惟其儲)(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生於漢乃太史公之於述也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太史公發憤且卒就遷手而泣曰「余先聞宗之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漢復其天官事彼能事其烈乎乎乎汝汝乃太史則續吾祖矣」。十二(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十三(子長嗣志)(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下相也。十四(子長嗣志)先人聞臨天下放失舊聞王莽所然原始察終見其衰矣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和仲之交。十五(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十六(論樂損社)律歷改易兵械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數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星三十篇共。十七(能行其窮)精治脫胎之臣配房忠信行迹以來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報德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史。十八(遷字子長)十九(史記)注見雜文篇。二十(實錄無隱)(司馬遷傳)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法序事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二十一(愛奇)(揚子注書)多愛不忍于長也仲尼多愛愛表

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史記敘傳) 但美其長，不愛其短，故曰愛奇。 一六(雜例)(禮記傳) 趙與江淹筆史職，上及立條既。 一七
〔說皮論之〕(卷九傳) 趙字叔皮，趙的前史，而漢正得失，其略論曰：「漢之所紀，探理該傳，分散百家之書，甚多疎略。論學術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耗仁義而流貧窮，遊俠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較傷道也。」又曰：「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有
落不盡，尚有遺辭，多不齊一。」 一八(述漢)(漢書敘傳) 因探尋前記，類聚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亂，十有
二世，一百三十年，察其行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一九(志)(律歷論) 律歷論，樂制法，食貨如記，文行地理，漢書藝文。 二〇
〔漢書叙傳〕 史記名稱文淵，太史公漢書多歸趙所傳，而曾不之。 二一(徵南書)(陳書) 丁儀子，儀有聲名於魏，游
說且子曰：「可覺千斛米見現，當為錄公作傳。」 二二(志)(律歷論) 律歷論，樂制法，食貨如記，文行地理，漢書藝文。 二三
時曰：「數子之書，當世得失皆究矣，然多說通方之類，好申一隅之說。」 二四(奏檄錄政)(漢外政傳) 車帝以戚夫人事，因奏
疏餘不能說，曰：「欲為漢書，不如此。七年而崩，立孝皇后，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 二五(立紀)(漢書叙傳) 第三。 二六(紀傳)
見齊私書。 二六(身與典國)(魏書傳) 奏即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事。」 二七(見奏)(魏書傳) 魏書王時，宣帝或王
與宣太后，胤有二子。 二八(電漢)(高后紀) 太后以弟帝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
臨朝稱制。適立兄子呂台為太子，台子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四年夏，少帝自知非惠子，出怨言，呂太后臨之，決殺立後，出
王弘為皇帝。太后崩，呂氏作亂，悉捕諸呂皆斬之。大臣相與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皆下者，皆非惠子，復共謀之，立立文帝。 二九
〔元后〕(元后傳) 衛以為一著本傳，但應敘事而已。至於紀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 三〇(子弘)(呂氏本紀) 惠帝二年，
常山王不疑，以其弟廢侯山為常山王，更名去。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太后以帝病久不已，不能親朝，皆廢位，立常山王為帝，此
名曰弘。 三一(種子)(子孫傳) 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莽惡其長，曰：「兄弟不得相為後。」 三二(漢書)
中最好。 咸于學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 三三(東觀)(東觀漢記) 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順帝，劉氏等撰。 三四(莫
張) 後漢書一百一卷，泰山松嶺，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曼撰。 三五(薛蘭) 後漢記一百卷，薛蘭撰。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則
才廣。 三六(司馬彪)(司馬彪傳) 彪討論來書，覆其所闕，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上下，方實庶事，為紀去

傳凡八十餘，號曰續漢書。三六「華嚴傳」(華嚴傳)：續以漢紀煩瑣，慨然有改作之意，起於光武，終於孝宣，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卜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續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收志爲典，以有尊典故也。而改名漢後帝傳之辭，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狐綝、太常張華、侍中于濟咸以續文實事核，有深固之規，實錄之風，頃之邦府。三七「三雄」(潘岳詩)：三雄鼎足。(注)：三雄，卽三國之主。三八「四秋」(關中)：同八卷，有魏略、魏略、魏略五十分，魚豢著。四〇「江表」(吳尚傳)：潘徽江表傳，承後子勃上於元帝，謂將於魏書。四一「吳」(吳)：三十卷，張勃撰。四二「三惠」(陳壽傳)：劉攽撰吳魏三國志，然深善之，謂曰：「當以書指付耳。」四三「著作」(晉書)：元康二年，詔著作荀勗中書令，勗著既與文齊，宜改爲舊書。著於是改以魏書，著作那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四四「魏略」(魏略)：西卷，陸機撰。四五「續末」(王而之傳)：晉之五，按晉安帝四秋，及成，時人謂宜著史職，即除著作佐郎，陸續後事。四六「千寶」(千寶傳)：自字令升，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著晉紀，自自帝此於愍帝，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四七「孫盛」(孫盛傳)：字安國，累遷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四八「舉例」(春秋序)：發凡以寸。(注)：如禮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齊名之禮，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四九「鄧粲」(鄧粲傳)：州刺史桓沖請爲別駕，粲以父勳有忠信而世氣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五〇「湘川」(鄧粲與沙人)：五一「先集」(漢書)：大史公，武帝置上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五二「石渠金匱」(太史公自序)：漢爲太史令，抽史記石渠金匱之書。五三「論評」(謝承)「世」(陳壽曰)：評。五四「張衡」(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異籍不合者十餘事。五五「傳文」(傳文)：傳文。五六「公羊」(公羊)：公羊。五七「定哀」(定哀)：定哀。五八「素臣」(素臣)：素臣。五九「南董」(南董)：南董。六〇「留董」(留董)：留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人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若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白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白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又繇起。蓋軻聘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樸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崐岡，而煙燦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一丸流鱗萃，殺青所編，自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讖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

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

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踏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同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龜五蠹，棄孝廢仁，韞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烏，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眺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嚴冠縣縣，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

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蕤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

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大夫處世，懷實挺秀，辨雕萬物，習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

若有區圍。

註

一 云台 (漢書志) 鳳后十三篇 (注) 明三卷 黃帝臣佐託也 二 方世 (藝文志) 乃世 三 注 六國史記作託之方世 乃世 黃帝臣 三 伊尹 (藝文志) 伊尹五十一篇 (注) 鴻初 (又) 伊尹說二十七篇 (注) 其語淺薄 似欲託也 四 齊世 (子略) 魏子年九十 見文王 王曰 老矣 魏子曰 使臣播歌逐麋 已老矣 使臣與國事 尚少也 文王曰 若書二十三篇 名曰魏子 五 伯陽 (史記) 老子者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 孔子為周 問禮於老子 謂弟子曰 老子其似能邪 交子曾見久之 見問之真 去至臨 關令尹喜曰 子將隱矣 魏為我著書 一 避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六 或制 (史記) 孟軻 齊人也 受業於思之門人 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知者不合 造而與萬章之徒序論書 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 七 莊周 (史記) 莊子名周 其學本歸於老子之口 故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 楚威王厚幣迎之 許以為相 周笑曰 一 俾活我 我當游於汜濶之中 自快 無為有國者所繫 八 墨翟 (史記) 墨翟 宋之大夫 善守禦 為節用 (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九 魯頌 (太史公自序) 墨者亦尚節儉 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 土階三等 茅茨不翦 采椽不斲 食土簞 飲水而樂之 食肉而肥 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 其造死棺槨所三寸 舉棺不費其費 教喪禮必以此 高民為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 一〇 尹文 (劉向別錄) 尹文子學本龐老 其書自道以至名 自名以道法 以名為柄 以法為柄 凡二卷 僅五千言 (藝文志) 尹文子一編 (注) 說齊宣王 先公孫臏 師古曰 劉向云 吳宋鈞俱遺穆下 一一 野老 (藝文志) 野老十七篇 (注) 應劭曰 一年老居田野 相其之 野老 故曰野老 一二 關子 (史記) 關有三篇 子 關子 深觀陰陽消息 而作怪誕之學 終始大觀之篇十餘萬言 (藝文志)

天折地 (淮南子文訓) 昔者共工與顓臾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 三六 (無稽) (帝王附紀) 聖人因循爭廟
 日輝煌 (淮南子文訓) 日輝煌易以地坤身者命焉地萬物莫不歸而感於其中故曰歸藏 一 三七 (昇龍十日) 注見前篇 三八 (帝
 月 (詩經) 維順以國王母不死之顯服) 祭春月為月祭 三九 (詩) (史記) 韓非者韓之宣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以人
 口吃而善著書作孤憤五刑內外儲說耕野十餘萬言 四〇 (六益) (古) (典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 徵問珍貴故物會法
 氏三官生疏六曰成曰立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機必別 四一 (五政) (韓非子五刑篇) 學者自古者制創者設新者及商
 工之民此五者星之盛也 四二 (要) (在) (杜預注) 忠厚曰 (成君也) 秦才 宗太子立公心度之徒 (商) 許長
 重與商君以親 四三 (論) (史) (李) 秦立韓王使索李斯使人遺其心腹自殺 四四 (公孫) (列子) 云孫龍謂魏王曰
 『白馬非馬孤猶未嘗有母』 五列子所述魏公子牟正深悅公孫龍之辨所謂承其餘者也 前子秋亦篇則見是龍問本『吾自
 以為至理已今聞莊子之言無所聞若緣何也』 公子牟有『培非』 (說謂東海之蟹) 之喻是謂鳥當作井龍矣 四五 (東方) (漢書)
 葉不思十字宣帝子成帝時東朝上苑我計子及叔也 一書大將軍王鳳以其子書或反經術或明鬼時太史公書在國國經
 核之謂不許 四六 (齊家) (藝文志) 家子八篇 (注) 名嬰薛平仲樊子八十六篇 (注) 名嬰書 四七 (簡牘) (藝文志)
 宗葉子六篇 (注) 墨翟弟子 四八 (射擊) (藝文志) 射擊二十九篇 (注) 六國時人節古曰射擊 四九 (諸法) (藝文志)
 (藝文志) 說子十一篇 (注) 趙人房深山以編為冠 五〇 (文子) (藝文志) 文子九篇 (注) 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稍
 早王間似後說者也 五一 (傅列) (史記) 傅列學黃老道術之術曰發明序其指意者十二論 五二 (呂氏) 注見前文精 五三 (諸實)
 (史記) 高帝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晉所以得之者何及古處敗之國』 陸生退編其存亡之德凡著十二
 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為萬歲其書曰新論 五四 (買讀) (藝文志) 買讀五十八篇 五五 (法言) (楊雄傳)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片地辨小辯終破大義故人時有問辯者常用法隱之誤以為十三卷 漢論語 六六 (說苑) (漢書)
 劉向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稽古) (王符傳) 有默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以觀當時失得不欲享顯其名故曰潛
 夫論 五八 (政論) (世實傳) 商字子真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事言辨而直當世稱之 五九 (呂覽)

法見史傳篇。 杏（陶求）（金碧） 杜夷字行齊，廬江人，懷帝時舉方正。著幽求子二十篇。

論說第十八

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曰：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經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齊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聯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進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

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效，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在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降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

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一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鄒君旣斃於齊，鏃刺子幾人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辱舌，顏頰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振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曄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人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燁燁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非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遞。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註

一六節（說文）：「說，說也。」（注）：「惠襄之說，或曰：『聖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今之六經，蓋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說有說文、說文、說文、說文。二（齊物）：莊周著齊物論。三（六論）：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有關春、慎行、貴虛、不苟、似龍、士類六論。四（石渠）：（禮記傳）：孝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五（注）：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舉。

變求，故曰此六經也。石渠閣名。五（白虎）（章句）（章句）建初四年，詔諸生講傳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臨稱制臨之，如夢官。甘肅石渠故事，作「虎觀」。六（王命）（班彪傳）魏黨擁衆天水，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惑者無稽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既疾黨言，又協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七（三將）（王莽傳）大司馬嚴尤非莽攻伐四夷，戰讓不從。莽古名將，嚴尤此不用之，高及言邊事，凡三將，以風調茶。八（趙志）（趙志）嚴尤三將中論一卷。八（傳說）（魏志）傅嘏字說石，常時才力同，屢會，辭而論之。九（王粲）（魏志）王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十（趙盾）（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也，諡曰聃。著序上下尊，可道之書五千餘言。莊子者名周，著序十餘萬言，大抵率虛言也。一一（叔夜）（嵇康傳）關字叔夜，作受無天，安陳略曰：「以殊方異俗，欲笑不同，使子而用之，或聞笑而歎，或聞歎而感，斯非音聲之無常哉？」一二（太叔）（魏志）夏侯氏子大何。注：表皆著史，引及本館同類論。按「本元」「本無」未知孰是。一三（輔嗣）（魏志）鍾會與山陰王弼並知名，好詩論道，游才過，及及本館同類論。注：一四（季叔）（魏志）何晏好老莊，作道經論。注：晏字季叔。一五（王命）李康著典論。一六（王命）（王夫考）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一七（辯正）（漢書傳）魏以文治自稱，著論十二篇。一八（夷甫）（王衍傳）衍字夷甫，好清談，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駁論以爲非，著論以護之。一三（交辨有無）（晉書公贊）自魏太常夏侯氏著道經論，後世以效之徒，希慕隨聲，咸公疾世俗尚虛無之理，作書有二論以折之。時人莫能難，惟夷甫來，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駁，以還復伸。二三（殷雪）（金瓶梅）雷特一獨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吳郡）殷雪，楚語謂「智慧」也。三四（辯道）曹植著辯道論二篇。一五（案辯）（曹子建）答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注：答，魚筌也，蹄，兔蹄也。二天（秦廷君）（漢書林傳）張山相事小夏侯氏爲博士，論石渠，授會都秦廷君，恐增師法至百萬言。祖國辛論：秦廷君似說「專者稽古」，卽三萬言。二七（朱替）（儒林傳）尚書歐陽氏學，平當授九江朱替公文。（相榮傳）榮字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

三三(毛公)(前和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二九(安國)(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
 字證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著作甚多，於是矣。 三〇(鄭君)(鄭玄傳)鄭玄好學，注禮記、經書，答陸存、許謫，凡百
 餘萬言。 三一(口舌)(見考)免，說也。(見傳)免，爲口舌。 三二(論味)(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滋味，曰：「凡味之本，水
 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澇，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膩除癯，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
 精，皆有自也。」 三三(辨約)(呂氏春秋)呂尚與茅以論文王勞而問事，尚曰：「魚求於餌，乃奉其婦，人食於時，乃服於君，以耳
 爲釣，以勢取人，以不釣釣用，而論其意，以中釣釣國，而論其國諸侯。」 三四(好態)(左傳)才晉國，說伯成氏之。 三五(疑)伯成氏之。 三六(柳丸)鬼谷子有柳丸篇，文廟。 三七(飛餅)鬼谷子著飛餅篇。 三八(九鼎三寸)(平原君傳)平原君曰：「毛先
 生一室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假於百萬之師。」 三九(六印)(蘇秦傳)蘇秦後歌曰：「使我左右各四白
 帶，可下三，香豈能與六印相印乎？」 四〇(五都)(張儀傳)張儀王封儀五邑。 四一(隱隱)(劉攽)富。 四二(窮)窮
 下有(窮)賦。 居邑隱也。 四三(謂君)(張儀傳)惟陰陰間驅生伏欺，下齊七十餘城，週夜度兵，語焉。 齊王山處，以爲其
 已。 陰陰驅生。 趙子(淮陰後傳)信方曰：「善，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 高祖捕通，欲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故爲陛下所爲者甚衆，戰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 迺釋之。 四四(陸賈)(陸賈傳)陸生游漢，蘇公稱問，名譽籍
 甚。 陸生(賈)傳。 陸生之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於是釋之。 言李漢問事，文帝稱善。 四六
 (二) (欽傳)帝問大夫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後爲諸郎，以病免，徵時大，帝尊府，國
 家政事，與帝共。 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故主之過，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善。 鳳心慚，解病，欲遂，遂，役，風，鶴視
 事，章死，其後，鳳寬之，以說初，欽欲救其過，遂脫鳳罪，直官極。 其補過將來，皆此類也。 四七(管舌)(漢游俠傳)樓護字君
 卿，與有，水，自，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手筆，札，權，小，雖，管舌。」 言其見信用也。 四八(抵壁)壁作抵。 杜(傳)壁。 梁，國，勢
 而抵。 四九(緩頰)說，隨，譖，與，戲，同，言，許，宜，反，臉，也。 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數，篇，也。 五〇(緩頰)魏，傳。 漢，王，閼，鞅

的反，謂繩生曰：「綏類往說，繩的能下之，若以萬戶封者。」（注）綏類，徐音醫喻也。三（刀筆）（魏楊國代家）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劉子傳注）古者記事於簡策，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四（范陸）（范陸傳）王稽較踐人秦，說昭王，昭王后，遂拜侯，拜爲相。五（李斯）（李斯傳）斯西說秦，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斯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六（道騷）（韓非說難）龍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獲矣。七（鄒陽）（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聞吳書，爲其事尙隱，懸指斥言，故先明刺爲喻，因道胡越持淮而之難，然後適致其意。吳王不因其言，去之從，羊諱公孫龍等與陽，陽之字王，孝王怒，下閔死，若殺之。八（王莽）（王莽傳）王莽上書，齊侯，王莽書。九（敬讓）（馮衍傳）衍字敬讓，是始二年，遣使水行大將軍事，安其北方，衍因計其長，永室軍，乃以爲身宜國將軍。（鄧威風紀交附注）馮衍與鄧禹書曰：「謂以爲爲神喻意，則聊成之說，譬難之辭，不足怪也。」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黻，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允，易之婚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敕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

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綽，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富時，亦敬順來策矣。

親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慮，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岳九錫，典雅逸羣，衛覲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

詔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滄雷之威。告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

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一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燧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之善也。自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一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一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皇王施令，實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註

〔皇帝〕漢天子正統曰「皇帝」。皇，天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尊也。能行天道，奉天節。二

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百爾，德音四著也。

三三 (劉放) (劉放傳) 放善爲書檄，三觀留命，多放所爲。 三三 (張華)

傳) 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三四 (歐陽) (劉勰傳) 文帝詔劉勰曰：「卿腹心重納，特當任使。作成作經，殺

人濟人。」勰以示勸。帝問：「天下風教何如？」對曰：「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情具以答，因曰：「作成作經，喪之同成，天

下無數，唯陛下察之。」於是帝遣取前語。 三五 (張才) (曹明帝紀) 欽賢愛客，捕好交對，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郭舉、溫峤、

引阮放等，咸見親待。 三六 (文選) (李書) 太學，祇以溫嶠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即以爲書，朝議亦咸以爲宜。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檄移第二十一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三六 (東漢) (見舉卦) 舉曰：「卿既以令望惠亮之僕，著於周旋，且文精而旨深，宜廣深也。」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一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一者也。齊桓征楚，詰位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讞也。宣露於外，讞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殺，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機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

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闞攜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讞，讞

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其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鞏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燦嘩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鬪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少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鞏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註

一（戒兵誓師）（司馬法）有漢氏取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

待事也。則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三（歐陽文忠）（國語）周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穆德不親兵，有嚴讓之命，有文告之辭。」三（文辭武師）（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黻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正位，君苟有位，諸侯不貳，何患焉？若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四（包孝）（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魯，管仲曰：「爾其也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五（箕部）（左傳）齊侯使呂相稱惡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部，曷足貴乎？輔氏之聚。」六（檄楚）（張儀傳）儀等從楚相欽，相亡璧，意儀登之，掠管數百，張儀既相，為文告告楚相曰：「始吾從若欲，我不審爾壁，管若我若善守以歸，我願且安而城。」徐廣曰：「一作咫尺之微。」漢（漢書）漢書布告，引為馬，相馬書，所作。（封氏聞見記）雍有者，謂不可封，而宣布，欲四方使知，亦謂之深版者。魏武書事云：「有警急，輒深版插羽。」是也。八（分關州縣）（漢書）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道將也，蹀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九（致吳）（左傳）後敵乃吳，致果乃吳。一〇（一街風）（韓）（國傳）安國曰：「衝之風，不能起毛羽。」（注）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一一（萬楹）（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楹，所見之殿，不可舉事用兵。（司馬相如賦）「覆楹楹以爲殿，張掛曰：母星為楹。」一二（百尺之街）（國語）蘇子說齊王曰：「百尺之街，之折庭席之一。」（注）街，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一三（萬楹之城）（公羊傳）維者何？五板而楹，五楹而城，百楹而城。一曰城高一丈曰楹，三楹曰城。（宋）（西都賦）「建金城之萬楹。」一四（三邊）（國語傳）「蘇穆穆告都曰：「故新都侯王，齊投海天地，修近道，昔秦皇築城，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秦十三萬六千歲之歷，昔身當盡此度，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製都國，計歲地格，發際河東，或功居，此其「逆地」之大罪也。改戰之所，皆法之所，陳陳之所，疾疫之所，及，其萬萬計，其死者則萬，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婦女流離，此其「逆人」之大罪也。」一五（隔右文士）詳前篇。一六（陳琳）（陳琳傳）琳，魏臨邛人，袁紹使與文章，嘗為檄，誦既善，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猶昔為本，初移書，但可即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一七（蘇蘭擢髮）（陳琳檄）「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與左丞相，並作妖惡，父也，乞得獲，因讒殺，操督臨討賊，本無誌。」一八（登瑛撰金）（陳琳檄）「操又特選瑛，瑛中郎將，撰金校尉，所過處，無不。」一九

（續會）（鉅賈傳）會稽徵蜀將吏士民曰：「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此，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豈晏安耽逸，履險而不變哉？」 三（桓公）（桓溫傳）文。桓溫石勒，蓋肆難夏，齊兵餘所，至使六合殊風，九鼎幸越。夏人不德，必有戎車，先順者獲，後伐者廢。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三（州郡徵吏）（王導傳）遷爲寧州刺史，未到州，遷尋陽太守，爲秀才。建寧功曹，悅謂非才，不下原楫。 劉衍傳。本州刺史張穆，辟爲主簿，主者徵召，野乃挂楫於樹而過。 三（雜蜀）（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並長老言，道此所夷之不爲平。伯如欲請，業已建之，不敢以著書稱對父老爲辭，而已請之。魏曰：天子且因齊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三（穆太常）（魏元王傳）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注詩經，古文由書控列於學官。哀帝令劉與五經博士論其義。諸博士咸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黃頌之。 二（穆百官）按（武帝下詔傳）詔表請魯羊玄之、皇甫謐等，徵長沙王。又使就，乃與河間王、顯將張方，伐京都，以陸機爲前鋒都督。陸機至洛，與成都王、騰曰：「王室多故，羊玄之等乘釁，凶惡相求，共爲亂階。」云云，或機此時有移百官文，後代失傳耳。 三（三驛）（易）比九五，王用三驛。 二（九茂）（貞應）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 三（魏觀）（左傳）古者明王伐不韋，取其魏觀而封之，以爲大觀，於是乎有京觀。 杜注：京觀，大衆名，只喻不義之人存食小國。 三（蜂蟻）（左傳）滅文仲曰：「君無謂鄭小，蜂蟻有寄，而況國乎？」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統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勅皇蹟者哉。綠圖曰：「潭潭鳴鳴，芬芬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

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當作）距以怪物，因知玉牒金縷，專在帝皇也。然則西翹東鱗，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銘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矣。

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說，末同祝辭，引鈎譏，敘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

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真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

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勩寡，飄飖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封勒帝勤，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註

一〔燭明〕（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二〔遷天樞〕（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春官運斗）：斗第一天樞。三〔擊鼓〕（帝鑑錄）：萬邦擊鼓，共惟帝臣。（傳）：擊鼓，擊鼓之賢者也。四〔繞國丹書〕見正緯篇。五〔封鼎〕（漢紀）：（禮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陽山，鑄鼎於荆山下，惠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六〔巡岳〕（書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七〔成康封禪〕（封禪書）：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八〔齊桓〕（漢郊祀志）：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聞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管仲請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云云。桓公乃止。詳下「西嶽東嶽」注。九〔玉牒金縢〕（後漢祭禮志）：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檢用金縢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十〔西嶽東嶽南才北乘〕（郊祀志）：管仲曰：「古之封禪，鄆上乘，北黑采，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注）：比目魚其名謂之鱧，比翼鳥其名謂之鷦。一一〔禮記〕見禮記篇。一二〔鉞書〕（秦始皇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都嶧山文石，與管仲生鑽刻石頌秦德，禪封禪，祭山川之事。並上泰山，禪梁父，刻所立石。一三〔齊世廟

然（孝武本紀）丙辰，遷泰山下並東北燔然山。一四（巡封梁父）（後漢祭禮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甲午，禪于梁父。一五（相如）（司馬遷如傳）武帝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一六（元符）（李善文選注）元符，天符也。一七（介邱）（封禪文）所登介邱。（注）介，大也；邱，山也。言登泰山封禪也。一八（勒碑）（後漢祭禮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上至利高，遣侍御史與關西令史行工先上山刻石。一九（張純傳）（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宜及露時，遽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於岱宗，明中興勳，復典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宗，只純就御史大夫從，封上元封書儀及刻石文。二〇（引鈞藏教雜亂）（後漢祭禮志）刻石文曰：「王莽篡成，宗廟放壞，社稷喪亡，攝下，二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臺榭并兼，百甲屯聚，往往營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雞鳴犬吠之聲。」按：文內多引河，蓋亦依符會昌符，孝何命法等書。二一（制泰）（揚雄樂美新序）其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敢竭肝膽，寫腹心，作聖泰新一篇，錄其尤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二二（典引）（典引）伏惟相如封禪，雖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臣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注）典，謂樂與引，猶禮也。漢承秦後，故述漢德以增樂與。二三（兼也神怪）（謂符中元符靈契黃瑞涌出云云也。二四（受命）（鄒陽著魏受命述。二五（魏德）（陳思王樂德論末曰：國將封泰山，禪梁父，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來，雖帝王之靈炬，流餘於黎蒸，雖元吉平靈主。二六（造龍）（封禪文）造聽者風聲。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則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

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不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祭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

能緩急應而矣。逮督初筆札，則張華爲僞，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屏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勗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註

一（聯事）（明禮）太宰以八國治官府，三日官闕，以會官治。二（避珠）（玉藻）天子玉璽，十有二疏。（禮名）祭服曰冕，玄上緇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三（八元）（左傳）舞位變舉「八元」，使有五教于四方。四（齊盛）（書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五（思庸）（書序）太甲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六（獻替）（左傳）君所請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冀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爲，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七〔至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冊以出。八〔首筆〕（曲禮）史載筆，士載言。九〔章表表儀〕（首時）凡羣臣上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表，三曰表，四曰表儀。一〇〔赤白〕（考工記）畫縵之事，赤與白謂之章。一一〔榜狀〕（晉天文志）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桓譚新論）二儀之大，可以章有測也；三綱之動，可以表測也。一二〔七略〕見諸子篇。一三〔左婦〕（左傳）自相掌枋，官多所匡，章表奏議，啓闕以爲故事。一四〔胡廣〕（胡廣傳）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表，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一五〔文舉〕（杜融傳）初，字文舉，文選有勳勳說。一六〔孔明〕（諸葛亮傳）亮字孔明，後主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庶發上疏，表見文選。一七〔琳瑯〕（琳瑯傳）琳瑯之章表，若此今之得也。一八〔孔璋〕（陳琳字孔璋）（魏文帝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一九〔陳思之表〕（陳思王植傳）太和二年，植當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二〇〔張華傳〕初封廣武縣侯，封北遷武鄉公，舉十餘議，中詔執啓，乃交。二一〔魏都〕（魏都傳）華初未知名，著魏都賦以自譽。二二〔辭開府〕（華初傳）武帝時，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而上表固辭，故文選。二三〔漢中書〕文選有庚亮漢中書監表。二四〔劉琨〕文選有劉琨對逆表。二五〔張駿〕（張駿傳）駿上疏曰：「臣專命一方，職在捍威，勤雖既死，人憫反正，謂李龍李期之命，曾不崇如，而皆寤繼凶逆，恐日有年，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臣之所以宵吟荒漢，痛心長路者也。」二六〔綠明〕（孫楚傳）楚作書遺孫皓曰：「竊觀之婦，穆顯綠明，珠璣重錦，充於府庫。」二七〔輔成〕見前策篇。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

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秉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以位在驚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讒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闡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

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一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下有脫字）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下有脫字）阜囊封板，故曰「封事」。通錯受書，（下有脫字）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審諤，事舉人

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阜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註

一 急變（漢書帝紀）乙未，義陵，輟神衣在柩中。丙申日，夫在外，上。輟命以急變聞。（注）非常之事，故叫急變。二 王統（秦紀本紀）秦初并天下，設帝統。丞相王綰等請曰：「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稱『泰皇』。」三 李斯（秦本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餘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燬之不入，燒之不積，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四 務農（漢書食貨志）文帝即位，躬修農術，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買鹽，說上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歲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輪，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五 兵事（前漢書）匈奴侵，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鏢上百兵事。六 定郊（漢書地理志）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七 王吉（王吉傳）吉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廷及儒先，述舊禮，明王制，嚴一世之民，辨之仁壽之域。」八 溫舒（路溫舒傳）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曰：「宜尚德懷利。」九 谷永（漢書地理志）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而祭上甘泉。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盛稱奇怪鬼神，及百世有仙人，神扶左道，圖詐為，以欺罔世主。」十 梅福（後漢書）帝時徵行，幸河南尹梁鳳府舍。是日大風，拔樹墮屋，因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鰲游，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卿及。」十一 陳蕃（後漢書）時封食輪制，著上疏諫曰：「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凡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彈實錄賞，各有所歸。」十二 張衡指擢（張衡傳）衡舉檢遺文，舉力補綴，條上可司馬遷所敘與典，精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隱蔽其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異祥，宜爲元后本紀。又宜以正始之基，述於光武之初。」十三

朝儀(秦鳳儀傳)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蓬壁。蓬壁：三公以下月朝後者。常以六月朔，十月朔且朝。後又以歲暮，齊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兩朝也。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一四(天文)《高堂隆傳》：齊魏中，大治殿會，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飾節過前。天耳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受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欲必覺寤。陛下不宜有怒，以順天怒。」一五(王數)《魏志》：魏字命書。一六(節省)魏王即有節省奏。一七(劉楨傳)除淮南相，領在郡上疏，言封國之制宜如古典，及六州將士之役，凡數千言。《袁爽美之》。一八(漢書)《留侯傳》：太子起西池樓殿，頗爲勞費。楨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以率下太子納府。一九(魏志)魏王命楨爲太子太僕，正作副命。曰：「惟余一人無良，實恨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況其不及楨，則楨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寡僕，作副之臣，誓乃后德，交修不違。」二〇(御史中丞)《漢官公孫表》：御史大夫，多官，一日中丞。在殿中讀奏，掌國籍祕書，外督都刺史，內領侍御史，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二一(奏書)《策》：傳：一曰自發。王莽後，馬光奏：「賢實性巧佞，製好以覆封侯，治第造家，不異王制。死後以砂囊棺，至尊無以加。臣請收沒，入財物歸官。」二二(奏九編)《孔融傳》：曹操命諸將任奏：「融嘗在北海，見王案不靜，欲規不執。云我大聖之後，有天下者，何必加金刀？」二三(傳成)《傅鳳傳》：成字長廣，即輔有大節。融舉典親故書曰：「傅長廣爲司隸，勤直忠果，劾按諸人，雖非周才，屬免可貴也。」二四(劉向傳)《陳遵傳》：陳遵丞相司直，彈奏不長猛變。二五(彈事)六朝御史中丞，劾奏曰：彈事。文選有沈休文在齊外彈事。二六(進之傳)宋書陳留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懼。自趙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推之管作五言詩：「那惟解彈事耳。」二七(魏志)《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得從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二八(大骨)《杜周傳》：周少言，而內貪于飲食，備于作務，陷于機寒，無以遠之。是苦人氣，觀風靡而致羊視，負齒起，君子笑之。二九(大骨)《杜周傳》：周少言，而內深次竹。注其用法深刻至骨。三〇(善屬)《留侯世家》：四皓曰：「陛下輕士善屬，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三一(論短)《國語》：君有短垣而自矜之。三二(捷徑)《廉恥》：夫唯捷徑以增步。三三(絕席)《王常傳》：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尚書校尉，皆專席，被三獨坐。」三四(論官)《漢書敘傳》：館中張補屏

風，裁制辭源，已作長夜之樂。指畫問班伯對曰：「時有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酒則然默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論酒。」
三、（後漢禮儀志）日冬至，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梁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
四、（封事）（（霍光傳））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吳）（（上便宜））（（續通傳））太常遺禮錯受，書伏生所，遺因上便宜車。
五、（晉書）（（陳蕃傳））賈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蕃詩之操，舉首繫固。」（六）（（荀直））（（百官公廩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司直，空依丞相舉不法。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買誼之徧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當作吾邱）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

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聘其華，固爲事實所摺，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黽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

觀屈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思者，事理明公也。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鑿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鑿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摛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註

（一）明書（管子）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二）釋宋（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公會諸侯盟于澠，釋宋公。（公羊傳）

「執末有官爵之者，此其言轉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爾爾也。按管仲公無諱釋宋事，「桓」當作「僖」。」「胡
服」過世家：「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王曰：『當者一
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曰：『王將爾爾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
聽命乎？』」四「變法」《商君列傳》：「孝公既用新法，制欲變法。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燬法而治。』鞅曰：『龍之所言，
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孝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五「服請」見孝表篇。六「賈誼」《賈誼傳》
：「誼爲博士，每留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見誼能文辭，文帝說之。」七「執持巧」《古
史考》：「公孫宏與言諸民得持巧登他上下其說，海王對曰：『臣恐郭人挾之爾，吏不能止，其民自備而執法，是皆成而
奪其技也。』」上引劉弘引禮服傳按非主交無半。八「辨匈奴」《韓安國傳》：「武帝時，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議伏兵襲擊。安國曰：『
匈奴輕我悍盛之兵也，至如金風，去如收電，難得而親。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也。』」九「
朱儒」朱儒當作珠丘。《賈誼之傳》：「珠丘又反，上使王商詰問捕之，捕之對曰：『臣愚所爲非擊擊之國，盡其所及，春秋所治，皆可
且無。』」以爲穎廷竊珠，專用以顯其爲也。一〇「辨風宗」《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孝武皇帝南越百舉，北攘匈奴，至今累世
賴之。天子三昭三戰，與太祖之廟而卜。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既以爲世宗之廟，臣愚以爲不宜毀。」一「斷輕侮」《張敖傳》：「建初
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問其子殺之，斷宗以其死罪。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以爲輕侮法。故嚴議曰：『使執事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
在廉不爭之義，可下三公廷尉，請除其弊。』」議擬不省，故復上疏，和帝從之。三「護搜錄」《李躬傳》：「嘗出外擊匈奴，秦彭爲副，彭
在列車而輒以法斬人，因奏彭專擅請誅之。順宗乃引公維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漢制：空載卽爲斬，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一「駁校事」《魏志》：「程璜，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故積，璜上疏，遂罷校事官。」四「議貨錢」《司馬遷傳》：「先是，文帝罷五
銖錢，令民以穀贖爲市。至明帝時，巧爲遊多，芝請以用錢非獨豐國，亦以省刑。從之。」五「誦出女科」《晉書》：「魏法犯大逆者
諱及已出之女，母耶像之諱，其子匍匐而死，婦離離好，奇氏所生女芝爲劉子元嬰，坐亦死，以懷妊繫獄。奇氏辭請可諱校尉
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穆成上疏曰：『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

既醮之婦從夫家之訓，宜改舊科，以爲水滸。一六定買充選。秦秀傳：買充選，謂買秀。曰：一充以異姓爲後，絕祖父之血食，開朝廷之關門。諸法昏亂，紀度日荒，請嚴亮。一七應劭。應劭傳：劭凡爲校議三十篇。一八仲履。應劭傳：初字仲履。
（注）續漢書文士傳作仲履，漢官儀又作仲履。一九貴顯婦女買續選珠。韓子：昔蘇伯廉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在衣文之漆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嫁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匣之櫃，施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飾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遺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賣珠也。二〇射策對策。頭認之傳：一認之以射策甲科。耶。（注）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擇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明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三一舉賢良。應劭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射策者百餘人，錯爲高第。三二仲舒。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舉官。三三公孫對。平津侯傳：公孫弘使匈奴，選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因推弘，弘蒙太常，太常令所徵博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三四杜欽。杜欽傳：日餘地靈，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欽上對云云。三五魯不。魯不傳：不字叔陵，魯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劉寬舉不，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不在高第。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二天。稱疾。晉書：元帝時，以天下衰亂，遠方學秀不復策試，到卽除選，既經略相定，乃詔試釋有不中科，則免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吏京師，皆以疾辭。二七堆集。漢成帝紀：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種張集于庭，歷階升堂而權，留舉敦厚有行，或能直言者，獨聞切曹嘉謀。二八慶賀。晉五行志：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勝見于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舉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歸向於前，或斯敏乎。二九志足文遠。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是志，文以足言，言不辱，雖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屈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父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如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復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

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讎，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式，中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

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白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字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璽，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繒，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勅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臏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敝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纖密者也。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實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

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望賢詩書，採以爲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堯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註

一、書用說文、書經、禮記、文選、揚雄曰：見法言問神錄。二、簡牘：（對預）秋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三、（見書經）五、（贈策）：（左傳）：晉人患難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嬴餘儀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禮朝贈之以策曰：子無驛寡，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六、（與書）：（左傳）：晉侯不見歸伯，以歸處於楚也，則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晉趙宣下。七、（子民）：（左傳）：楚子重子以夏姬故，怨巫臣而殺其族，巫臣自晉遺二千者。八、（饋酒食）：（左傳）：苑官子爲說，許侯之將死，國人病之，子產當書於子西，以晉宣子。九、（進事書）：（檀弓）：魯成公之喪，使子服景伯中，進書。一〇、（筆札）：（司馬相如傳）：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註）：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一一、（解任安）：（司馬遷傳）：遷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冀州刺史任安子邴書，實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以書。一二、（離公孫）：（公孫弘傳）：光武帝時，北築朔方。

弘謙以爲儒弊中國。上使朱買臣等誣弘置朔方之獄。發十策。弘不得一按。(東方朔傳)。有答客難。無難公孫弘事。一三(關會宗)
(楊惲傳)。惲失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知惲士也。與惲書諷戒之。惲報以書。一四(答劉歆)。揚雄字子雲。集
 有答劉歆書。一五(元瑜)。歆文帝集與吳質書。元瑜著紀綱。致足樂也。一六(文學)。孔融傳。融字文舉。良文帝深好融文
 辭。意天下上。融文章者。疑賞以金帛。一七(休養)。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一八(紀文)。袁康傳。出
 深將去。既官。舉舉自負。康乃與書告絕。一九(毅嚴)。晉文書傳。趙至與晉康兄子嘉友書。及將遠遊。乃與書告絕。并陳其志。
二〇(陳遵)。陳遵傳。遵爲河南太守。既到官。治私書。謝官如故人。遺書凡百。占書重且者。官事書數百。見陳書有意。二一(魏
衡)。後漢文英傳。國衡爲黃利。作書如輕重。各得體宜。二二(歐陽)。世說。人問魏軍。脫浴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
 幾可獻麒麟心。二三(君臣同書)。如樂毅報燕王。燕王謝絕。上下無別。同稱書也。二四(喪葬)。文章錄。袁淮南王安。陳侯
 鮑式。奏漢救平奏書。陳吳王。二五(張敞)。張敞傳。敞拜膠東相。到膠東。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張奏書諫。二六(郡將)。顧
 延年傳。延年新將。(注)。若凡郡將也。則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二七(崔實)。見諸子篇。二八(黃香)。後漢文苑傳。
 黃香字文弼。江夏安陸人。所著賦。陳奏守令凡五篇。二九(公幹)。劉楨字公幹。按魏文帝典。吳質書。公幹五言詩。於絕當時。而不
 言其處也。故云。吳質。文帝字子桓。三〇(劉廙)。劉廙傳。魏廙反。廙弟仲爲廙所引。當相坐。詩。太康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
 也。持身不問。後署丞相曹芳。廙上疏曰。一起烟於乘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衛生於父母。三一
 陸澄自理。漢魏律。平原西史表。積爲故。王問。臣與衆人共作釋文。兩執固。當爲諒。臣乃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聞其間。
 守職並述。皆可推核。三二(漢藝文志)。帝王雜傳。卷二十。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劉吉傳)。王新撰撰。訪查血脈所因。
 制云。一。相。謂。制。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虛設階。以此而推。當起周代。三三(籍)。籍。作。世家。高。入。關。何。病。先。走。丞。相。府。
 救。國。籍。以。是。具。知。天。下。戶。口。隱。密。三四(漢食貨志)。多。張。空。簿。三五(籍)。籍。計。簿。也。三六(籍)。籍。帶。振。掌。考。者。之。餘。財。
 皆。辨。其。物。而。應。其。數。三七(方)。漢。藝。文。志。方。十。一。家。經。方。者。辨。五。音。六。辛。致。水。火。之。實。以。通。閉。解。結。三八
 術。漢。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數。術。者。皆。明。堂。樂。和。史。卜。之。職。也。三九(占)。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

善惡之徵。元(式)(則禮)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注)太史主拘式以知天時，處吉凶。禮曰：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
候其有法式，故謂較天文者爲式。漢藝文志：禮門式二十卷，樂門式二十卷。四(律)(漢刑法志)蕭何頒律法，取其宜於時者，
作律九章。四(令)(禮望之傳)金布令甲。(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書，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
次。四(法)(周禮疏)景公時，大夫田穰且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陵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律。且(漢藝文志)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四(制)(禮記月令)命有司修法制。四(符)(東觀漢記)鄧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
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之人曰：「不曉使者重，不出關。」四(契)(周禮)小宰之職，聽取于以書契。(注)書契謂世子受人之凡
契。凡書契之最目，其法之要記，皆曰契。四(券)(禮記天官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券書也。聽，責者以券書
決之。(則官賈人)大市以賈，小市以劑。(注)大市人民馬牛之聚，用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劑券。四(券)(唐百官志)
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契，三曰移。四(廉)(左傳)右師不敢對，受膜而退。(正義)饋，廉也。廉札也。四(狀)(禮記)
四(傳)子母行，越十三年，宮幕不改。都縣鄉里三百人上狀稱美。五(辭)(周書)兩造具備，聽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四(二)
四(時)(周書)玄所著毛詩詁。(注)玄於詩詁論詩爲之作序，此詩亦序之類。通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之次，謂之爲詁。
五(可籍)(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胤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五(張鴻)(史記留侯傳)天
子以鴻懷詐而欺，使八駿備黃鴻。(注)謂以文體次第，一實之。五(李廣)(李廣傳)廣從大將軍擊匈奴，感失道。大將軍
使長史責廣之，府對簿。五(世本)(魏志)左昭明有魏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稱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馬遠遺稿)傳了曰：「世本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五(九章)(鄭玉傳)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六章守節。(注)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圖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盈不足八，
鈞數九。五(萬里)(龜策傳)臣爲郡時，見萬里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注)萬里，衡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
林中，故云傳曰。淮南有萬里衡一卷。五(書雲)(左傳)凡分玉書，必書雲精。五(黃德)(漢書歷志)五變之本，生于黃鐘
之律。六(管仲)(管子)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六(玉璽)(周禮)典瑞掌玉璽玉器之藏。(注)瑞，符信也。(五)

李本紀) 修五禮五玉。(注) 卽五瑞也。六(金竹) (孝文本紀) 初與鄴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六(判書) (忠肅秋官) 朝七，凡有貴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 判，半分而合也。六(漢書帝紀) 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六(魏奴) (王師) 券文曰：資中男子王子湘，從成都安道，女子楊惠，買夫時月下，其奴偷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六(孫寬回) (簡子) 徐渠問田鳩曰：「堦義渠名婦也，而措於毛伯公孫寬同權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六(三朝) (魏書) 司制掌三朝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朝曰訊羣臣，再朝曰訊羣吏，三朝曰訊萬戶。六(漢書) (路) (荀) (傳) 溫以澤中窟，歲以爲難，彌用寫者。六(行狀) (文章緣起) 行狀，漢丞相曹傳胡幹作，胡幹行狀。六(子產) (左傳) 叔向曰：「窮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七(漢書中) (賈誼新書) 都魯，先令食邑，發者必以財，於是行無稅，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稅，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夫非而所知也，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則吾曰：『堦漏於中，而窮弗聞也。』」七(掩目捕雀) (何遜傳) 袁紹等欲召外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遂然之，陳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一洗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七(仇儂) (潘黃門集) 枚竹武諫序：「子之姑，子之仇儂。」七(九方堙) (淮南子) 秦穆公使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在於沙路，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騮，穆公不說，伯樂曰：「若理之所覈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馬主，而果千里之馬。七(翰林) (墨林賦) 藉翰林以爲主人。(注) 翰，筆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

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

方其擗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舉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鞍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

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註

- 一 江淹《恨賦》（恨子）中山公子牟謂騶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二 鄭《禮記》（老子）善閉，無罅縫而不可開。小國雅。三 陶鈞（鄭陽傳）陶上書曰：「東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陶鈞鈞耳。晉聖王制取天下，亦猶陶人轉鈞。四 定儀（禮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儀。五 句契（陳機文脈）意可契而爲匹。六 相如（神學傳）皇爲文苑，受留福處，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通，故所作少而善於學。七 揚雄《夢》（擬譚新論）成帝幸甘泉，留揚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八 桓譚《苦思》（擬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

原文高論，而擬欲追及，書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助費病，彌日癒。九（上充）（王充傳）充閉門論道，思者幾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順神自守。一〇（口誦）（楊修答臨淄侯曹子建信）嘗親見執事操履持筆，有所造作，若成備在心，昔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一一（宿構）（王蒙傳）蒙字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構意慮思，亦不能加也。一二（既構據較）（典略）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瑀於馬上具草，書成，吳之，太祖摩摩歎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一三（備衡草奏）（通鑑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草奏，時出遺見之，問者未嘗，而瑀以抵地，從求筆札，須臾立成，尚義可說矣，每重之。一四（懸懸立斷）（劉向新序）所以向于持莫邪者，賞其立斷也。（陳琳答曹將軍書）持鍾無聲，應機立斷。一五（伊勢）（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殷朝而見之，設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自非能言，亦非能喻。」一六（檢閱）（荀子）檢補謂相公曰：「以臣之事親之，斷輪後，則甘而不肉，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不能曹者數存焉於其間。」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鑄式經誥，方軌

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摛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註

一（簡易）（劉向傳）：向字子政，爲人簡易無威儀。
二（顯梓）（周書）：若作梓材，既動機斷。
三（染絲）（墨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于黃則黃，染于青則青，故染不可不慎也。」
四（讀中）（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五（司南）（韓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氣之符契也。是以惻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

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

宗，迺其風力適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鬢翟備色而翻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驚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若夫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驚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

符采克炳。

註

一〔剛健〕〔易〕來曰：「大畜剛健，萬寶輝光，日新其德。」二〔征鳥〕〔禮記〕月令：「征鳥厲疾。」三〔錫龜〕〔耳部〕錄註。四

〔相如〕〔司馬相如傳〕相如以爲列仙之窟，居山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五〔魏文〕文以似爲主云云，魏文帝與論論文語也。六〔孔融檢幹〕魏文帝集與論論文：「王粲及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非家之匹也。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著，揚政德也。」七〔劉楨遺氣〕〔魏志〕劉楨字公幹，文帝嘗與吳質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八〔字甲〕〔詩疏〕楊之季甲早於衆水骨細尖吐，竹木之不如也。〔後漢李膺〕方春生髮，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九〔奇字〕〔揚雄傳〕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

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權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鑿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人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人，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弘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鬚，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

參古定法。

註

（一）（麗句）（此字）（缺無者不可以汲深。）（二）（斷竹）（吳越春秋）（范蠡遊魯射鳥陳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魯射，這何所耳）（曰）（臣聞魯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按）（所歌者本黃帝時竹葉歌。）（三）（獨雲）（尚書大傳）（劉將經萬，百工相和而歌。）（獨雲）（帝歌曰）（獨雲獨兮，虹繞繞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八）（伯成遂，稽首而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輝，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四）（離騷）（書）（五子之歌）（峻宇離騷。）（五）（實聲）（公子）（書出之聲，而齊於聲。）（六）（綠蕩）（爾雅）（爾雅注）（今之落也，可以染絲。）（七）（離騷）（今染絲也，一名茅蒐。）（辭賦底要注）（本草）（爾雅）（可以染絲，一名青。）（七）（離騷）（爾雅注）（今之落也，可以染絲。）（八）（宛虹）（西京賦）（張宛虹之長鬚。）（注）（宛，謂屈曲也。）（九）（長離）（張衡思元賦）（前長離使拂羽兮。）（注）（長離，南方朱雀也。）（一〇）（獨脫）（平原君傳）（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逐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一一）（離騷）（張衡西京賦）（獨發荷以離騷。）（注）（離騷，小節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毛瓊離騷。）（注）（離騷，詞傑也。）（一二）（庭間迴驟）（莊子哀時命）（誇騷顧子中庭兮，焉能釋夫遺道？）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

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滯，槁本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綵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

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押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聘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陵。（謝云常作詩）

註

〔相稱〕（詳廣德傳）與德爲人，僅雅有相稱。〔注〕瀾，言如激瀾也；稱，有所歸藉也。〔三〕（觀文）勢，郭也。〔四〕（京賦）

辯說，管郭平。三、鬻平鬻平鬻平。韓子曰：「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欲宗其言）（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誼強，公交于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反正）（左傳）文反正爲之。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

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諛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嚮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探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皁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褰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謀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旣形，英華乃贈。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

味之必厭。

註

一(犀兕) (左傳) 犀兕皆水蟲也。牛則有皮，犀兕尚多。 (後人又歌曰：「犀其有皮，丹漆若何？」) 二(魚鱗) (史記) 黃門奏論典作上方，用樹皮及版布魚鱗作紙，常書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秦後紙」也。 三(魚鱗) (史記) 黃門奏論典作上方，用樹皮及版布魚鱗作紙，常書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秦後紙」也。 四(美言不信) (老子)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五(五千) (老子)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六(辭賦) (莊子) 古之 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辨雖萬物，不自說也。 七(涇渭) (詩) 涇以渭濁，渭從其止。 (傳)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八 (龜腹) (莊子) 山林與學城，使我所欣然而樂與。 九(人外) (宋書) 孔淨之語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傳三教。法崇歌曰：「願想人外，三十年交，今乃傾心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 一〇(真宰) (莊子)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一一(楊李) (平陽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二(樹蘭) (淮南子) 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一三(翠翰桂何) (國子) 以桂為前，綴黃金之飾，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編。 一四(寸管) (莊子) 言隱於榮華。 一五(寶象) (易) 上九，白賁无咎。 一六(橫薄) (漢書) 傳：「橫薄如卷車。」 一七(舞英) (詩)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傳) 舜，木槿也，其華朝生暮落。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櫟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翦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瞻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瞻。

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當作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櫟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翦穢，弛於負擔。

註

〔辭持〕〔韻子〕

辭持，按指出乎性，而侈於德；韻子，按出於性，而侈於性。

〔三謝文〕〔張華〕〔傅〕主簿謝靈運，實英文

武。〔三潘新〕

〔陸〕〔潘〕〔河〕身夾兄機者。

一見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辭皆欲盡多，但清辭相接，不以此爲病耳。

四〔標格〕

〔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出山，水瀉珠而用緇，彼操楫之勿窮，亦蒙榮于集翠。〔注〕操楫，喻辭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操楫之辭亦美也。五〔帶音〕〔文賦〕放庸音以足曲。六〔樂衛〕〔內〕〔轉〕樂衛不行，五禮不通。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肩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轡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

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

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氣力上當復有字句二字）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遺；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一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巖，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

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檣。割棄支離，

宮商難隱。

註

一（古之教歌云云）見管子。二（律內）禮樂記：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矣，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三（改韻）東坡志林：蘇轍之學，不調，其者必解而更韻之，乃可鼓也。四（變聲益顯）詩傳：王天國則莊，何

水為變？何者乃益顯？二答曰：元韻為變聲，確為為熱顯。五（轉韻）詩傳：單聲位顯者，單出單入，兩句換韻，應變轉韻者，

變出變入，四句換韻。六（往寒來連）易：卦六四及辭。七（吃）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注）吃，語難也。

八（象樂）禮樂記：管中短，句中鉤，象象乎端如貫珠。九（和韻）楊慎曰：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一〇（吹籥）公羊傳：去籥

管，所以入籥。一四（吹竽）管子：南郭處士為齊宣王吹竽，宣王悅之，厚食以數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一五（

左宥右徵）論語：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一六（調鍾）揚雄傳：師曠之調鍾，隸知音者之

在後也。（注）管平公鍾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禮，為律

世之有知音。一七（喻機）禮內則：燕設枹楯，免舞，爵以帶之。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

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曄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麗，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舉矣。

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擊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疑有脫字）體之篇，成於兩漢。情

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贊曰：斷章有檢，積句不恆。理資配主，辭忌失朋。環情草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註 一（明也局也）（詩韻略疏）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運，所以居首也。 二（區駘）（蜀都賦）五

李國(注)區界時也。則禮十夫有溝，流上有餘，影田界。(三) 鏡光 (禮樂記) 行其鏡光，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注) 鏡光，舞位也。(四) 抗塵 (禮樂記) 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五) 啓行 (詩小雅) 元夜十乘，以先啓行。啓行，唯知也。
六) 謝琴 (詩小雅) 鄂不諤諤。(箋) 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枌，枌，鄂足也。(疏) 鄂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枌，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覆而榮顯。(七) 新父 (小雅) 新父子王之爪牙。(八) 靈龜 (周禮) 龜，遠用有成，維周之祚。(九) 竹環論 見通鑑。(一〇) (元首) (虞書) 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一) 奉酬乃贊 贊歌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萬事康哉。」(二) 接 接，爲語助，以喜起，則明其慶爲顯，是三言也。(一) 洛浦 夏商五子之賦也。(二) 行露 見明詩篇。(一) 二六言七言 同上。(一) 四 (南風) 同上。(一) 五 (院主) (易豐) 初九，遇其配七。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繁，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句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鳥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思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翩。」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

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驢在左，騶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贊曰：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珣珮。

註

一（韋昭贊）見廣雅大義觀。二（徐陳護）同上。三（文選）（易文會）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鳳從虎。一（繫辭）乾道宏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二（宋書）（莊子）宋元君將嘗以紫史哲至，有一史後至者，價值不虛，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裹鴛。君曰：「可矣，是眞者也。」一（吳治）（吳越春秋）越允王常中，咸治子造劍五枚。六（上林）司馬相如守長卿，作上林賦。七（神女）宋玉作神女賦。八（毛詩）（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九（晉書）見陳旌。一〇（楚辭）（左傳）一（晉書）於東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視之，問其故，對曰：「晉人也。」一（使與之琴，授南音，雅文子曰：「樂操土音，不忘舊也。」）一一（越吟）（陳軫傳）軫曰：「越人莊矜，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屬故越之，歸猶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想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一二（孟陽）張載字孟陽，本架有七哀詩二首。一三（枏榆）（漢郊祀志）高禘詔御定命，治枏榆社。一四（白水）（東）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差。」（注）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祖初起之處也。一五（尤）（左傳）尤富則歸。一六（歸）（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山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一七（歸吟）（莊子）發謂歸曰：「晉以一足跨蹠而行，子無如矣。」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託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漈衣以擬心憂，席卷（二）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駝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森森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

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覆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瑩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元作鴻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註

一 六義（見明詩話） 二 毛公（漢藝文志） 三 毛公（詩傳） 四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五 關雎（詩小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 四 戶鳩（詩小序） 鸛鳴，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把家而居有之，德如鸛鳩，乃可以配焉 五 鷺鳥（詩傳） 鷺鷥，玉也，擊而有別（注） 擊本亦作鷺 六 金鷄（見衛風淇水篇） 七 雉鳴（見大雅卷阿篇） 八 蜺蜺（見小雅小宛篇） 九 揚子法言（揚子法言） 蜺蜺之子禮，而蓬萊高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背之矣 九 鳴雉（見大雅卷阿篇） 一〇 綈衣（見御風柏舟篇） 一一 席卷（同上） 一二 如響（見曹風野老篇） 一三 如舞（見魏風大叔子田篇） 一四 卷晔（見大雅板之篇） 一五 優柔溫潤（王褒洞簫賦） 聽其巨音，則周流浹洽，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又云） 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一六

〔安仁登賦〕（潘岳登大賦）：飄飄如環，若槐金之在沙。〔安仁〕 一七〔李賀雜詩〕（張翰雜詩）：青條若總翠，翰字字。 一八〔刻鵠雜覽〕（馬援與兄子書）：殺伯高，不得，猶爲謹厚之士，所矜刻不成劍，類鸞者也。 一九〔胡越〕（孔叢子）：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浪，其相救如左右手。 二〇〔莊子〕（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二一〔必敬〕（李斯傳）：趙高曰：「顛而不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鷓鴣（按本賦作雉羽）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

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下有闕字）事義，啖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耀焜煌之狀，光采煒燁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

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人煒燁，吞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菱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聲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岷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註

- 一（蕭高）（大雅）影高維嶽，峻極于天。二（容初）（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三（千信）（大雅）千嶽百嶽，于孫千億。四（子遠）（小雅）周餘既氏，厥有子遠。五（羅天）（樂典）湯湯洪水方割，萋萋衡山襄陵，浩浩滔天。六（灑件）（武成）前抽倒戈，攻於後以，北風飛蓬。七（劉奇）（劉奇）關彼飛揚，集于梓林，食我鸞鷲，爾我好音。八（茶珠）（大雅）周原膺趾。

華茶如錦。九〔景差〕〔虱服〕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以爲羞侍。〔注〕宋玉狀羞，楚大夫。十〔奔星宛虹〕〔上林賦〕奔星更於蘭圃，宛虹拖於楓軒。一一〔飛廉魚明〕〔上林賦〕經陵赴險，綠整瀉水，推飛廉，奔淵者。〔注〕飛廉，龍也，鳥身鹿頭。又〔捷鵲，揜魚明。〕〔注〕魚明似鳳，四方之鳥也。一二〔玉樹〕〔揚雅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蔥兮。〔注〕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彫植玉樹，樹頭爲枝，碧玉爲實。」一三〔鬼神〕〔甘泉賦〕鬼神不能自遠兮，牛長途而下顧。〔注〕言鬼神至此亦不能上，至半途而顧望也。一四〔比目〕〔西征賦〕投文竿，出比目。〔注〕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一五〔海若〕〔西京賦〕海若潛於元漚。〔注〕海若，海神也。一六〔蛟妃〕〔揚雄羽獵賦〕魏落水之彪妃，鮪風原與對齊。〔漢書音義〕引鮪，鮪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一七〔玄冥〕〔左傳〕昧爲玄冥師。〔注〕玄冥，水官，註爲水官之長。又共工氏以水紀，故歸水師而水名。按張衡說，靈賦交不全，無「固玄冥於朔野」之語。一八〔魃魃〕〔左傳〕魃魃同雨，莫能遠之。〔注〕魃，山神，怪物，因雨，水魃。一九〔熒熒揚業〕〔西京賦〕熒熒燦燦。〔上林賦〕熒熒燦燦。〔晉書光祿賦〕飛騰揚華。二〇〔寒谷〕〔次向〕〔錄〕都街在燕，有谷寒，不消五穀，鄉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二一〔鴈〕〔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鯀，化而爲鳥，其名為鴈，游蓬則將徙於南冥。二二〔鴻漸〕〔易漸卦〕又。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一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鵬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夫蓋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速遷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呵

強秦使鼓缶。一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

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一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一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一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一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二字）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一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一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古來無惜。

註

一（高志）（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二（管子）（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三（詩經）（夏）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四（通任）（鑿度）：選任有官曰：「人惟求舊，毋非求善惟新。」
 五（鷓冠）（漢藝文志）：鷓冠，子一簪。（注）：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按：賈誼《鳥賦》中多用鷓冠子語。
 六（引李斯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飾，樹瓊蠅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遙瓊華之旗，樹瓊蠅之鼓。
 七（百官）（揚雄有百官賦）：八（蓬初）（劉歆集有蓬初賦）：按：中懸往富堂，仲紀傳中事。
 九（講藝）（漢藝文志）：世世遺逸。（注）：揚雄謂拾取之。
 一〇（布機）（東京賦）：舞歌布機。（注）：布機，設機也。
 一一（自來不學）（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倫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流事之辭，得肆心意，以自完就。有司可不奉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一二（狐膽）（慎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膽。
 一三（魏應）（慎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糲，必食其糲數千而後足。
 一四（劉劭）（魏志）：劉劭字孔才，嘗作《都賦》，明帝美之。
 一五（飲血）（莊子）：見《莊子》。
 一六（晉康諫臣）（禮記）：所學於行國管康之士，七十有餘家。（左傳）：勇悍，諫臣等。（注）：諫，謂諫於吏也。
 一七（鼓音）（蘭杜如傳）：趙王與秦王會鍾池，秦王酒醉，令趙王鼓琴。蘭杜如來立伶靡王，以相視琴，秦王不許擊，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聽大王矣。」於是秦王不許，爲一擊音。（蘭杜如傳）：會者武器，所以盛酒也。八古之貝的也。按：相如本宦者，授賢舍人，故云管庫諫臣。
 一八（寸轄）（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
 一九（選聞）（文子）：五寸之選，能制開關，所居要也。
 二〇（衛足）（左傳）：齊則鮑牽，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鮑，其猶能衛其足。」
 二一（鹿根）（左傳）：宋昭公行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木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木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
 二二（山水）（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
 二三（匠石）（莊子）：匠石之爲，見樛十樹，匠石不斲，曰：「此不材之木也。」（晉康琴賦）：匠石審斤。
 二四（文梓）（吳越春秋）：越王使木工伐木，天生神木一雙，聞爲文梓，陰爲樛杪。
 二五（無情）（左傳）：不與於會，亦無譽焉。（注）：嘗聞也，嘗與情同。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譟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復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詰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

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壞怪者也。曹摅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啾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黯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

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註

一（東笑）聖飛（淮南子）昔者軒轅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二（官治民察）見徵聖篇「象火」注。三（駁軒）風俗通：開泰常以歲八月遣輪軒之使，採異代方言，瀾之祕府。四（六書）（伊禮）保氏說國于六書，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象聲，指事。五（史師）（樂如）皇本紀：若欲有學法令，以定為師。六（爾雅造誅）（漢藝文志）著讀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而繁體復頗異，所謂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越於官號多事，苟捷省易，離之於徒誅也。七（六體）（漢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實能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籀書。（注）籀書謂小篆，蓋秦始是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八（馬字缺書）（唐石君傳）長子運為郎中令，奏事下，進覆之，驚恐曰：「君馬者與尾而五，今西四，不足一，覆覆死矣。」其為謹慎，進他行如是。九（相如）（蘇）（漢藝文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一〇（張敞傳樂）（漢藝文志）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之孫子杜林，為作訓故。（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百家書。吉子曉，又幼孤，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于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城。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一一（揚雄嘉話）（漢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詁篇。一二（太平）（東京賦注）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平。一三（孔徒）（西京雜記）郭頤以為爾雅，周公所制，命魯以問揚子。揚子答曰：

孔子門徒遊夏之處所也，以解轉六屬者也。」〔四〕三接之外，按三接者，如張彙《雜錄》：「洪濠浩方物。」沈休文《東觀漢記》：「劇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綺何繽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嗚鳳聲嘈嘈。」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說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止者矣。〔五〕《辭源》：《劉尚九歌》：「望青邱之巖巖兮。」《注》：巖，巖也。〔六〕《三篇》：《抱朴子》：「青三寫，魚成聲，帝成虎。」〔七〕《三承》：《家語》：「子夏見禮史志者云：『晉師伐鄭，三承渡河。』子夏曰：『非也，已耳。』」讀者問諸習史，果曰已矣。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祕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

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煙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嬾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玄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日；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上；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詰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

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關二）嗣宗之（關二），境玄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關二）彭澤之（關二），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關）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曲怨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

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耀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

逸響笙匏。

註

一、互體（左傳杜氏注）：屬之爲書，六爻皆有互體，又有互體，舉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二、三、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免傳謂之互體。舉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才其取義無常也。二、稱表方圓（尸方）：水圓折者有殊，方折者有五。三、古詩題別（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四、樂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秦愜所築也。晉征客之遊長城而飲馬也，詩思之，故爲長城窟行。五、黃雀：陳思王有野田黃雀行。六、曹松：（劉公幹詩）：亭亭山上松。七、彭澤：（陶潛集）：漑字淵明，或云字元亮。乃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

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賓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淺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

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

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離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邵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疋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僮駢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疋，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淪，文章歲久而爛光，若能鑿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琴氏射，東野敗駕。雖有僞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註

- 一（管仲言）（管仲或謂）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琴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二（陳思）（陳思王東宮常侍）陶淵明
一曰：尊資水製。（考）
三（日澤）（日澤）父沒而不能續父之業者，手澤存焉，毋沒而朽，固不他歎也，日澤之類存焉附。
四（如疑）（如疑）孔子數送葬者曰：「善哉，爲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潘岳金川其辭）
將反如疑，同首是類，金此，幼于也。
五（方疏李斯）（向秀傳）昔康被誅，秀作思慕賦云：「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而長吟，悼雷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
六（當情無濫）（左傳）蔡聲子曰：「蹄生聞之，善爲國者，當不借而利不濫，當借則懼及淫人，刑罰則濫及善人，若不濫而適，寧情無濫。」
七（不類）（左傳）晉侯與諸侯宴於濮，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八（寶玉大弓）（春秋）從竊寶玉大弓。（左傳杜氏注）登請闔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珠，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賦從探

【馮子】特爲肢體極強發力之器，而爲守備，則必極編，固屬難，此世得之所謂知也。10【中黃寶獲】（李善文選注）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擾，而右搏騶虞。」（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勇而死，夏育之勇勇而死。」（一）奔騰正馬（周禮小司徒）釋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井十爲通，通爲匹馬。（疏）三十家出馬一匹。（二）應劭釋匹（應劭釋俗）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權衡，適得一疋。（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匹。（三）車載佐漢（禮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貳車，物祀之副車也；佐車，或鐵之副車也。又貳車者，謂後七乘云云。（四）馬屬（禮風土疏于田）兩輪如舞，兩服上獲。（注）新車爲疋（左傳）匹夫無解。（注）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妻，婦人惟夫妻稱匹，其名既定，則單亦通。故舉則通謂之匹夫匹婦也。按易中于系曰：馬匹亡，前四典初經，如馬之亡其匹也，可證則疋之義，正與匹夫匹婦一例。（六）應義（爾雅釋詁）匹，合也。（疏）匹者，配合也。（一七）郭氏射射（帝王世紀）帝舜有鄧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左目，獸中右目，羽抑首而鳴，終身不忘。（一八）數駕（莊子）東野稷以術見莊公，遂過中絕，左右旋中以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信，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巧力竭矣，而欲求焉，故曰敗。」（一九）多謝（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樂舞而推之爲兒也。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

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免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闕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中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乘牘以驅輪，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授筆以卷懷。消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膜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

鬱此精爽。

註

一（養氣）（王充論衡自給篇）：「章和二年，魏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樂引導，庶真性命可延，野須不老。」二（長艾）（曲禮）：「五十曰艾。」三（懶覺金鷄）（莊子）：「覺睡雖短，禮之則覺，鷄雖無覺，使之可乎。」四（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闈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五（濠梁）（莊子）：「濠梁之魚，出游心於外，魚樂而人亦樂。」六（懷中）（莊子）：「夫知不知，無所奈何，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八（錄散）（莊子）：「夫知不知，無所奈何，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九（驅除伐性）（王充效力篇）：「秦武王與孟說求鼎不任，絕糧而死。少文之人，以孟仲舒等誦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糧之憂。王莽之時，舍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韜路夜定，死於於下，結思不任，絕糧氣滅也。」一〇（心腹）（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將以誅，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國反，宜吾不得見也。』」漢人以告，公遺見之。」一一（節宣）（左傳）：「節宣其氣。」一二（賈餘）（左傳）：「齊高固曰：『欲勇者賈餘。」一三（胎息）（漢武內傳）：「王真習閉氣而存之，名曰『胎息』。行之既久，百餘年，肉色光美，力兼數人。」抱朴子：「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宋史醫文志）：「有胎息者胎息。」一四（水停）（莊子）：「水靜則明燭須眉。」一五（精爽）（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魂。」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

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景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擣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筈而矢牆，銳精細巧，必諫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

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賡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黏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

謹，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

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賸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篇統閭閻，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註

一 猶言 謂其言被處方格。今大射者偶然而失，書者偶然而失，書密本也。二 謂寸。父子曰：「寸而伸尺，小任而大止，聖人爲之。」三 事多尤。文賦或事愈而寡尤。四 事則。左傳：「謀事之難也。」五 偏枯。呂氏春秋：「魯公孫仲曰：『我固能治偏枯。』」六 懸懸。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七 懸懸。蓋御馬者，正身只懸。八 同意。賈誼傳：「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累載深不能相通，有厚死而不相爲者，則政督然也。」九 兼奇。兒寬傳：「張湯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掾史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十 專善。世說：「司馬羣王命中書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戲，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獻王。王曰：『不當爾耶！』」一 如樂。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誤）經以典與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抄；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窳；櫛枵（衍字）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回鑒區

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奔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奔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夫驥足雖駿，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搆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

註

一(曲盡) (文賦序) 凡日始可謂曲盡其妙。 二(九變) (漢武帝語) 詩三九變復貫，知言之理。 三(玉石) (老子) 以本

不統時瑜如玉，落落如石。 四(雲煙) (左傳) 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夫音，樂之與也，而鐘，樂之器也。雲則不誠，懼則不容，今

鐘獨矣。 五(魏文) (魏文帝前論論文)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之音學，曲度雖均，音不同檢。至於引氣不

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 六(盤根) (虞翻傳) 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七(博學) (許慎說文) 博，局戲

也，六管十二律也。又行棋相若曰博塞。八區來（莊子）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九（續來）（觀國論）殿下懸
謂韓相新成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操牽長，故趨步於車，萬分之一也，而離千里之行。」二〇（三十之駭）（考工記）輪駟三十，以象日月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一何力
一之談，郊童含一不識一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
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
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
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
泥蟠，百家魘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論，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
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
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曄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呂鴻鶴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翹讌之詩，金隄製恤民之詠，徵枚秦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賈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罔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警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合，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

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

自獻帝播遷，文學遂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袵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

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連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史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視，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徵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賞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連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颯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武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

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註

一、(一) 蔚映，(二) 蔚映，(三) 蔚映，(四) 蔚映，(五) 蔚映，(六) 蔚映，(七) 蔚映，(八) 蔚映，(九) 蔚映，(十) 蔚映，(十一) 蔚映，(十二) 蔚映，(十三) 蔚映，(十四) 蔚映，(十五) 蔚映，(十六) 蔚映，(十七) 蔚映，(十八) 蔚映，(十九) 蔚映，(二十) 蔚映，(二十一) 蔚映，(二十二) 蔚映，(二十三) 蔚映，(二十四) 蔚映，(二十五) 蔚映，(二十六) 蔚映，(二十七) 蔚映，(二十八) 蔚映，(二十九) 蔚映，(三十) 蔚映，(三十一) 蔚映，(三十二) 蔚映，(三十三) 蔚映，(三十四) 蔚映，(三十五) 蔚映，(三十六) 蔚映，(三十七) 蔚映，(三十八) 蔚映，(三十九) 蔚映，(四十) 蔚映，(四十一) 蔚映，(四十二) 蔚映，(四十三) 蔚映，(四十四) 蔚映，(四十五) 蔚映，(四十六) 蔚映，(四十七) 蔚映，(四十八) 蔚映，(四十九) 蔚映，(五十) 蔚映，(五十一) 蔚映，(五十二) 蔚映，(五十三) 蔚映，(五十四) 蔚映，(五十五) 蔚映，(五十六) 蔚映，(五十七) 蔚映，(五十八) 蔚映，(五十九) 蔚映，(六十) 蔚映，(六十一) 蔚映，(六十二) 蔚映，(六十三) 蔚映，(六十四) 蔚映，(六十五) 蔚映，(六十六) 蔚映，(六十七) 蔚映，(六十八) 蔚映，(六十九) 蔚映，(七十) 蔚映，(七十一) 蔚映，(七十二) 蔚映，(七十三) 蔚映，(七十四) 蔚映，(七十五) 蔚映，(七十六) 蔚映，(七十七) 蔚映，(七十八) 蔚映，(七十九) 蔚映，(八十) 蔚映，(八十一) 蔚映，(八十二) 蔚映，(八十三) 蔚映，(八十四) 蔚映，(八十五) 蔚映，(八十六) 蔚映，(八十七) 蔚映，(八十八) 蔚映，(八十九) 蔚映，(九十) 蔚映，(九十一) 蔚映，(九十二) 蔚映，(九十三) 蔚映，(九十四) 蔚映，(九十五) 蔚映，(九十六) 蔚映，(九十七) 蔚映，(九十八) 蔚映，(九十九) 蔚映，(一百) 蔚映。

勝道哉。案隱曰：獲之域門也，謂齊之學士集於獲門之下也。一六（談天難曉）見諸子篇。一七（播書）（秦始皇本紀）李斯

「秦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燬為城旦。」制曰：「可。」

一八（戲僮）（顧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喜，請客還館，近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其中。」一九（禮律草創）（漢禮樂

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發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未盡備而過終。（律歷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難泰正

朔，以北平侯張敖首用顛理，比於六縣。二〇（大風）見少府篇。二一（鴻臚）（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攝置

酒，太子侍東園公，向先生，將軍李敖，黃公曰：人從太。上召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然我

楚舞，吾為若遊歌。」歌曰：「鴻臚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若有增楨，尚安所歸？」二二（文景）（

漢書）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二三（賈誼）（賈誼傳）天子請以誠任公

卿之位，絳灌東園，侯馮歆之，尉繚密之，迺駁諍曰：「維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投所疑之，不用其謀，只隨

為長沙王太傅。二四（都枚）（都枚傳）景帝召拜樂府，樂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得其所好，不樂都

取，只病免官。二五（孝武）（漢武帝紀贊）孝武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統令文章，煥焉可試。後嗣得道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二六（柏梁）見明時篇。二七（金殿）（漢漢淮惠）武帝既封禪，發卒數萬人，遷望于泃河，上悼功之不成，進作歌，幸樂子，築宮

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浸于金殿。二八（蒲輪）（枚乘傳）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迺以安車蒲

輪徵乘。二九（鼎食）（主父偃傳）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除事，偃有功焉，大以皆異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僕

安」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三〇（對策）見漢對策。三一（鉞奏）見附會篇。三二（獻奇）注。三三（頁駁）

（朱買臣傳）家貧，常艾薪販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于何如？」三三（蒲輪）（司馬相

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垆，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滄器於市中，後為中郎將，屯蜀，太

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三四（壽王）（壽王傳）年少以骨格五，召待詔，後為光祿大夫侍中。三五（

獻）（獻安傳）安，臨晉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為騎馬令。三六（終）（終傳）年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與共文，拜

爲諸者給事中。三十七(枚舉)(枚舉傳)事不通經術，謔笑類俳，爲賦頌，好戲，以故得騰賈貴幸，比東方朔，而不得
比戲助，得尊官。三十八(昭)(漢昭帝紀)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武帝崩，卽皇帝位。三十九(宣)(漢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
曾孫，戾太子孫也。昭帝崩，徵昌邑王，王淫亂，大臣請廢，迎帝卽皇帝位。四十(石渠)見論政篇。四十一(羅蒙)見評職篇。四十二
(精遊)同上。四十三(底膝)(左傳)叔向曰：「底膝以錫。」四十四(元)(漢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薨，生民間，
宣帝卽位，立卽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宣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四十五(成)(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崩，卽皇帝位。
四十六(金馬)(尚書傳)東方朔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四十七(千首)見證賦篇。四十八(六藝)(漢文藝志)劉歆
曰：「時有六藝略。」四十九(莫平)(漢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太子也。成帝無子，立卽皇太子。成帝崩，卽皇帝
位。(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哀帝崩，卽皇帝位。五十(光武)(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隗秀，長沙定
王之後，諱王莽，後漢。五一(國圖)見正緯篇。五十二(免刑)(後漢文苑傳)杜篤，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
策於獄中爲賦，誦高帝美之，賜免刑。五十三(參奏)(班彪傳)彪爲河西大將軍，賈誼從事，爲誦畫策事漢，及臨徵還京師，光武問曰：「
所上章奏，誰與奏之？」彪以對，召見拜侍中。五十四(明帝)(後漢明帝紀)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五十五(豐堂)豐堂，明
堂也。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帥羣臣射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禮畢，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閉樞門而聽者，
以億萬計。五十六(支銀)見論政篇。五十七(國史)見史傳篇。五十八(給札)(賈逵傳)有神雀集宮殿，帝問，逵
遂對曰：「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五十九(東平)(後漢東平無王傳)若少好讀書，雅有智思，上光武愛
命，中與諸帝甚善之。六十(沛王)見正緯篇。六一(安和顯桓)(後漢帝紀)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孝安皇帝，諱祐，顯
宗孫也。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孝桓皇帝，諱志，憲宗曾孫也。六十二(班)班固。六十三(傳)班固。六十四(三崔)崔瑗、崔實、崔
延。六十五(馬)馬融。六十六(張)張衡。六十七(終)俱見前。六十八(靈帝)(後漢靈帝紀)孝靈皇帝，諱舉，順宗元孫也。(靈帝傳)
初帝好學，自造錢，京篇五十章，因明諸生能爲文賦者，木頭以授學，相和，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置數十人，侍中
梁冀、松、賈護多引無行穢劣之徒，並待制城門下，憲陳方俗，聞里小事。祖上封事曰：「連僞俗語，有類俳優。」(楊賜傳)虹蜺

齊時臨殿前，與書對曰：「鴻都門下，招會羣小，知隸死共工，更相薦說。」
七〇（魏帝）（後漢魏帝紀）孝獻皇帝臨臨，諸帝中
子也。初封陳留王，董卓立之。建安二十五年，年千魏。發曰：「生不辰，身垂國也。」
七一（魏志）（西征賦）風都浮而蓬轉。
七二（魏志）（魏志）太廟武帝皇帝姓曹，諡曰明。其子孟德，舉孝廉為郎，遷丞相，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
七三（文帝）（魏志）文帝皇帝諡
曰字了，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太廟廟，廟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七四（魏志）（魏志）陳思王植字了建，古博文，相劉劭奉新成，太廟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七五（魏志）（魏志）曹芳字子芳，太祖之孫也。太祖崩，幼子芳即位，為太子。芳字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
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也。為丞相曹芳上可。七二（魏志）（魏志）文帝皇帝諡曰明，以文才機略，少得名於漢魏，為丞相主簿，楊字德祖，太公彪之
子也。與父倫位，將命重氣，義激忠志，烈於懷。是直佐感贊用也。七八（明帝）見前。七九（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
度曲。（注）自度度作新曲。八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八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八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九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九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九一（文帝）（魏志）文帝皇帝諡曰明，以文才機略，少得名於漢魏，為丞相主簿，楊字德祖，太公彪之
子也。與父倫位，將命重氣，義激忠志，烈於懷。是直佐感贊用也。七八（明帝）見前。七九（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
度曲。（注）自度度作新曲。八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九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九二（文帝）（魏志）文帝皇帝諡曰明，以文才機略，少得名於漢魏，為丞相主簿，楊字德祖，太公彪之
子也。與父倫位，將命重氣，義激忠志，烈於懷。是直佐感贊用也。七八（明帝）見前。七九（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
度曲。（注）自度度作新曲。八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九〇（景文製）（魏志）明帝四在，設其文類，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八一（何）（魏志）俱
見前。八二（曹芳）（魏志）曹芳字子芳，大匡立之，為成漢所執。八四（正始餘風）（曹芳）王芳
相與曹中軍共謀，殺曰：「明也之晉，正當爾耳。」又王，教見前，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八五（曹）（曹）康。八六（阮）
籍。八七（阮）（魏志）阮籍見前。八九（曹）（曹）景文武懷德（曹芳）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曰高皇帝。

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實則過儒，雖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書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沈約傳）雲卷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郭都傳）有管自宅湘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頓廢，前則云敷演鏡鑒，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微愛之，謙少微立體所由，其殆優矣。思先行已卓絕，非常俗所遺。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難得矣。（沈約傳）約博通羣籍，能屬文。一一四（皇齊）（南齊高帝紀）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性溫氏。仕宋封齊王，受宋禪。（南史）齊高帝諱道成，廟號太祖。武帝蕭瑄，廟號世祖。文惠太子蕭長懋，退隱爲文帝，廟號世宗。明帝諱彧，廟號高宗。世無中宗高祖。一一五（武德）（易經卦）象曰：「重明以麗乎正。」象曰：「明兩作離。」一一六（風流）（昭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人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嚴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漙漙」

擬雨雪之狀；「啣啣」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羅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作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惝惝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

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註

一、玄駒：《大戴禮》：玄駒也者，以也。其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法言》：吾見玄駒之步。二、丹鳥：《列子》：八月，丹鳥蓋白鳥。《注》：丹鳥，蓋以白鳥，謂蚊蚋也。蓋，蓋也。不盡食也。《古今注》：蟬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三、聚蟻：《楚辭》：聚蟻發春兮。四、酒酒：《楚辭》：酒酒兮。五、天高：《宋玉九辯》：秋深兮天高而氣清。六、嚴空：《楚辭》：嚴空兮。七、一葉：《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八、灼灼：《詩》：灼灼其華。九、侯侯：《詩》：侯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一〇、杲杲：《詩》：杲杲其出日。一一、灑灑：《詩》：灑灑其風。一二、嘒嘒：《詩》：嘒嘒其星。一三、嘒嘒：《詩》：嘒嘒其星。一四、皎日：《詩》：皎日。一五、時星：《詩》：時星。一六、參差：《詩》：參差荇菜。一七、沃若：《詩》：沃若其葉。一八、魚貫：《易》：魚貫。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一九、麗則麗澤：見《詩》：麗澤。二〇、棠華：《詩》：棠華。二一、秋風：《楚辭》：秋風兮。二二、秋風：《楚辭》：秋風兮。二三、秋風：《楚辭》：秋風兮。二四、秋風：《楚辭》：秋風兮。二五、秋風：《楚辭》：秋風兮。二六、秋風：《楚辭》：秋風兮。二七、秋風：《楚辭》：秋風兮。二八、秋風：《楚辭》：秋風兮。二九、秋風：《楚辭》：秋風兮。三〇、秋風：《楚辭》：秋風兮。三一、秋風：《楚辭》：秋風兮。三二、秋風：《楚辭》：秋風兮。三三、秋風：《楚辭》：秋風兮。三四、秋風：《楚辭》：秋風兮。三五、秋風：《楚辭》：秋風兮。三六、秋風：《楚辭》：秋風兮。三七、秋風：《楚辭》：秋風兮。三八、秋風：《楚辭》：秋風兮。三九、秋風：《楚辭》：秋風兮。四〇、秋風：《楚辭》：秋風兮。四一、秋風：《楚辭》：秋風兮。四二、秋風：《楚辭》：秋風兮。四三、秋風：《楚辭》：秋風兮。四四、秋風：《楚辭》：秋風兮。四五、秋風：《楚辭》：秋風兮。四六、秋風：《楚辭》：秋風兮。四七、秋風：《楚辭》：秋風兮。四八、秋風：《楚辭》：秋風兮。四九、秋風：《楚辭》：秋風兮。五〇、秋風：《楚辭》：秋風兮。五一、秋風：《楚辭》：秋風兮。五二、秋風：《楚辭》：秋風兮。五三、秋風：《楚辭》：秋風兮。五四、秋風：《楚辭》：秋風兮。五五、秋風：《楚辭》：秋風兮。五六、秋風：《楚辭》：秋風兮。五七、秋風：《楚辭》：秋風兮。五八、秋風：《楚辭》：秋風兮。五九、秋風：《楚辭》：秋風兮。六〇、秋風：《楚辭》：秋風兮。六一、秋風：《楚辭》：秋風兮。六二、秋風：《楚辭》：秋風兮。六三、秋風：《楚辭》：秋風兮。六四、秋風：《楚辭》：秋風兮。六五、秋風：《楚辭》：秋風兮。六六、秋風：《楚辭》：秋風兮。六七、秋風：《楚辭》：秋風兮。六八、秋風：《楚辭》：秋風兮。六九、秋風：《楚辭》：秋風兮。七〇、秋風：《楚辭》：秋風兮。七一、秋風：《楚辭》：秋風兮。七二、秋風：《楚辭》：秋風兮。七三、秋風：《楚辭》：秋風兮。七四、秋風：《楚辭》：秋風兮。七五、秋風：《楚辭》：秋風兮。七六、秋風：《楚辭》：秋風兮。七七、秋風：《楚辭》：秋風兮。七八、秋風：《楚辭》：秋風兮。七九、秋風：《楚辭》：秋風兮。八〇、秋風：《楚辭》：秋風兮。八一、秋風：《楚辭》：秋風兮。八二、秋風：《楚辭》：秋風兮。八三、秋風：《楚辭》：秋風兮。八四、秋風：《楚辭》：秋風兮。八五、秋風：《楚辭》：秋風兮。八六、秋風：《楚辭》：秋風兮。八七、秋風：《楚辭》：秋風兮。八八、秋風：《楚辭》：秋風兮。八九、秋風：《楚辭》：秋風兮。九〇、秋風：《楚辭》：秋風兮。九一、秋風：《楚辭》：秋風兮。九二、秋風：《楚辭》：秋風兮。九三、秋風：《楚辭》：秋風兮。九四、秋風：《楚辭》：秋風兮。九五、秋風：《楚辭》：秋風兮。九六、秋風：《楚辭》：秋風兮。九七、秋風：《楚辭》：秋風兮。九八、秋風：《楚辭》：秋風兮。九九、秋風：《楚辭》：秋風兮。一〇〇、秋風：《楚辭》：秋風兮。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

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縛錦之肆。蘧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慷慨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縛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一文麗用寡者長卿。一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疑）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瞻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

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散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木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馳，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約采無力，延壽繼志，瑛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詞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聘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

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鄆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翻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鷗鶴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深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讀於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擘處述懷，必循規以滯經，其詞激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植幹之實才，非翠華之華夢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廣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

筆彩略同。袁弘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儼鄴都。然而魏時謠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美崇文之盛世，招才之知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才懸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

註

- 一 二六傳 (《詩經》) 日遊歐歌，六德亮采有邦。 三 八晉 (《禮典》) 帝曰：命汝與樂，教習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一 仲也 (《文序》) 淵歸曰：真至於大理，仲念作體。 四 伊訓 (《書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五 吉甫 (《詩大雅》)
六 葛放 (《左傳》) 烏武子曰：葛放爲宰，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葛放
即孫也，孫，葛放也。 七 隋會 (《左傳》) 晉士會平王室，王享之，殺彘，武子私問其故，王曰：「王享有禮，彘豈有折獄，公當享，彘當
宴，子食之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八 趙衰 (《左傳》) 秦穆公享公子重耳于狄，曰：「圖不如衰之文也，請使
衰。」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九 國儒 (《左傳》) 子產之爲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其斷大事，子太叔美勞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 一〇 樂毅 (《
樂毅傳》) 魏爲燕昭王破齊，獨百卽墨未服。昭王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權反問於燕曰：「齊兩城不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
有隙，欲遣兵且留齊。」燕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長諫，遂四降趙。燕王使人讓之，樂毅以書。 一一 晉況 (《史記宋穆》)

青銅名況，稱者時人相尊而欲爲卿也。有靈智嚴等賦。見荀子。

〔水經注〕孔誥曰：「檢頓，晉之窮士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神。於是十年之間，其息不可數。以與富於

諸氏，故曰檢頓也。」〔論衡〕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檢頓之財。

一四〔宋弘稱〕〔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稱沛國桓譚

才學洽聞，能及揚新劉向父子。

一五〔集解〕〔藝文類聚〕有桓譚集靈宮賦。

一六〔顯志〕〔馮衍傳〕衍與新陽侯交結得，

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華元妙之思也。

一七〔蚌病〕〔淮南子〕明月之珠，蚌病之病而

我之利也。一八〔二班〕彪圖。一九〔兩劉〕向款。二〇〔王命〕見論說篇。

二一〔新序〕〔鄉向傳〕向采博記行事，著新序說

覽凡五十七篇。二二〔仲壁〕〔後漢書〕桓譚博學有才，著四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同，時齊名。子璜，說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

璜字，心茂，好典籍，傳贊曰：「劉氏文宗，世稱騰龍。」二三〔李尤〕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嘗有著述。晉中興

書李充，正其人，著吳越，終此在買達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拜議事令史，有《谷詔賦》，并車，諸銘而買達仕明帝時，馬

融在明帝時，其序魏之，乃李尤辭。二四〔沈豐〕〔左傳〕成公六年：「子尤，民愁則豐。」於是子有沉溺重賦之疾。」二五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博徒，輕言負誦；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鑿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

大時風與曩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瑞，秦人只疑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驗，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態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

面，覩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忠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非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爛芬，書亦國華，旣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賞曰：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適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認蹊徑。

註

一（日遊廣閣） 東谷子內健篇：日遊前而不御，遙開翠而相思。二（鑿說） 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十餘萬言，卒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避趙非使秦，李斯誅賢者之下吏治非。三（子虛） 見爾雅：「上林」注。四（頓殺） 併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趙書曰：「武仲以能譽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五（論才） 陳思王集：爽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矜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昔丁敬通嘗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通猶僕，屬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雖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違言，以爲美談，劉季維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披河病。昔田巴毀五帝，斥三王，皆五霸於穆下，一旦而服千人。晉述一說，使終其柱石。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博選，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廣字敬禮，季維，劉爽子也。六（相

輕(魏文帝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七(楊護)(漢道侯傳)楊護字君病少隨父爲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謂曰：「以君稱之才何不宜學乎？」縣是辭其父學經傳爲吏數年甚得名譽。八(管仲)(揚雄傳)著太子法言劉歆管仲之謂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尙不能明易又知玄何苦恐後人用雜賢話也。」九(關雎)見史傳檢(泣麟)注。二〇(堆)見(列女)想據山雄者路人間：「何鳥也？」擔燈者欺之曰：「鳳鳥也。」買而獻之楚王。二一(怪石)(尹文子)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俾而棄之於野。二二(燕雀)(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精舍之東歸而獻之以爲寶問客而觀者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二三(東向)(淮子)東向而望不見阿衡自以爲視不復北方。二四(琴表其德)(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二五(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明嗚然而笑是故君子不以於譽人之心不可不出俗言勝也。二六(白雲)(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以中人爲多乃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二七(樂采)(屈平九章)文質疏內兮樂不知余之爲采。二八(樂采)七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一九(樂餌)(老子)樂與餌過客止。二〇(國香)(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燕天便將已而曰：「只是爲而子以詢爲國香人眼媚之如是。」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之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衍之字)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

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愷恻以羸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餽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晉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嚮官獄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溶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滅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諂，此江河所以騰湧，消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

穀教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縵中，散采以彪外，極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七矣。

贊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註

- 一 梓材：《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加楛，惟其揆隱夫。若作梓材，既勤模斲，惟其塗丹雘。」
二 素器：《文選》：「素器，器也。」
三 縵中：《文選》：「縵，中。」
四 彪外：《文選》：「彪，外。」
五 極其質：《文選》：「極，至。」
六 豫章其幹：《文選》：「豫章，木名。」
七 摛文：《文選》：「摛，揮。」
八 緯軍國：《文選》：「緯，經。」
九 負重：《文選》：「負，背。」
十 任棟梁：《文選》：「任，任。」
十一 窮則獨善：《文選》：「窮，窮。」
十二 垂文：《文選》：「垂，垂。」
十三 達則奉時：《文選》：「達，達。」
十四 聘績：《文選》：「聘，聘。」
十五 瞻彼前修：《文選》：「瞻，瞻。」
十六 有懿文德：《文選》：「懿，懿。」
十七 聲昭楚南：《文選》：「聲，聲。」
十八 采動梁北：《文選》：「采，采。」
十九 雕而不器：《文選》：「雕，雕。」
二十 貞幹誰則：《文選》：「貞，貞。」
二十一 豈無華身：《文選》：「豈，豈。」
二十二 亦有光國：《文選》：「亦，亦。」

賢后將廢太子，群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飲醉之，使潘岳作書草者，禮神之文，有如太子棄意，因醉而書之。令少婢以紙筆及書，使太子依而寫之，后以呈帝，廢太子。

一三（傾仄）（陸機傳）：機好遊橫門，與賈謐親善，以進絕獲譖。

一四（賈郭）（郭彰傳）：彰，質后從男也，與賈光密相親，質后專朝，彰與參權納，資者盈門，世人稱爲「賈郭」。

一五（晉書）（傅玄傳）：玄傳曰：諫校尉，錫者以宏訓宮於殿內，玄位在廊下，玄怒，置聲色而責錫者，錫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與玄不敬。

一六（證府）（晉書）：趙參石也，隨將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將軍。」因此而嫌，遂獲。包尋想與突人孫世山共誦以時政，趙平扶表自理，約紀釋年。

一七（晉仲從譚）（沈攸之傳）：攸之曰：「嘗仲，故成陽之狗，嘗也。」

一八（吳起）（吳起傳）：起，魏人也，與魏武侯，欲事之，文侯問其說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兌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積賞不能過也。」

一九（魏陳平）（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說陳平曰：「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觀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受軍，不交誼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置亂臣也。」

（賈誼傳）：絳灌東陽侯滿散之風，盡害之。（注）絳灌，周制灌嬰也。

二〇（孔光）（漢後帝傳）：初，丞相孔光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賢，賢及聞賢當來也，光督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闈，既下車，迺出拜請，遂迎，甚謹，不敢以賓客約禮之禮，賢歸，上聞之喜。

二一（王戎）（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南郡太守劉繇賂戎筒中緡布五千端，爲司隸所劾，帶緡不問，然爲清儉者所鄙。

二二（鄭叔）（鄭興傳）：吳王孫陰有邪謀，陽奏書譴，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邪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二三（黃香）（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史，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嘗問東觀漢記所未曾見者。

二四（徐幹）（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清文博習，情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將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學，辭義典雅，足得於後。

二五（敬妻）（國語）：公父文伯，退朝，勸其母，方楨文伯曰：「以獻之家，而主翁媪，備于季孫之怒也。」敬妻歎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士則處之，勞其民而用之，男女效績，節則有歸，古之制也。」

二六（教書）（左傳）：晉侯箕於被屨，作三軍，許元帥，趙盾曰：「德雖可，臣恐其害矣，敗壞國教，時書。」

三（孫武）（孫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吳乎？」對曰：「可。」元
（關中魁外）（揚子法言）君子言明成文，勸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關中而魁外也。（注）關，滿也；魁，文也。元（榑栢）（陸賈
語）榑栢豫章，天下之名木，立則爲大山，樂木之宗，作則爲萬世之用。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

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聲貌，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攜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

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辨管，何能短矧？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註

一、消子：《文選注》：消子，齊人，好游流，居於泰山，著《消子心》。二、王孫：《漢藝文志》：王孫子一傳，曰巧心。三、離龍：《文選注》：離龍子，一曰。四、騰帶：《封禪文》：一派英帶，號茂官。五、飾羽：《易》：飾羽。六、魏文：《魏文帝集》：有《與論議文》。七、談世：《談世》：談世，魏書：僕少好寫文字，迄至吳令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八、想場：《唐書》：有之。九、文賦：《文選注》：有文賦。二〇、流別：《文選注》：一曰《翰林》。《隋書》：《翰林》三卷，晉著作郎李充撰。《晉書》：今在字，吳世江及人，歷官大著作郎。注尚書及《周易》六篇，釋《詩》三篇，許賦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傳中不著有《翰林》，而注尚書《詩》亦云。二一、七日：《子華子》：毛舉其日，尚不勝為數也。二二、《辨管》：《左傳》：擊辭之智。《注》：喻小智也。《子華子》：《水篇》：是直用管則天。

文
心
雜
覽
序
志
第
五
十

一
七
六